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揆

李涵

陳少遊

盧基

裴

李揆字端卿隴西成紀人而家于鄭州代為冠族秦府學士給事中  
 玄道玄孫秘書監贈吏部尚書成裕之子少聰敏好學善屬文開元  
 末舉進士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詔中書試文章擢拜右拾遺改右補  
 闕起居郎知宗子表疏遷司勳員外郎考功郎中並知制誥扈從劍  
 南拜中書舍人乾元初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  
 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文史之圃亦不能摘詞深昧  
 求賢之意也其試進士文章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床  
 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  
 月之間美聲上聞未及畢事遷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  
 學士修國史揆美風儀善奏對每有敷陳皆符獻替肅宗賞歎之嘗



謂揆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所推故時人稱爲三絕其爲舍人也宗室請加張皇后廟聖之號肅宗召揆問之對曰臣觀往古后妃終則有謚生加尊號未之前聞景龍失政韋氏專恣加號翊聖今若加皇后之號與韋氏同陛下明聖動遵典禮豈可蹤景龍故事哉肅宗驚曰凡才幾誤我家事遂止時代宗自廣平王改封成王張皇后有子數歲陰有奪宗之議揆因對見肅宗從容曰成王嫡長有功今當命嗣卿意何如揆拜賀曰陛下言及於此社稷之福天下幸甚臣不勝大慶肅宗喜曰朕計決矣自此頗承恩遇遂蒙大用時京師多盜賊有通衢殺人寘溝中者李輔國方恣橫上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以備巡檢揆上疏曰昔西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遂制罷羽林之請揆在相位決事獻替雖甚博辨性銳於名利深爲物議所非又其兄皆自有時名滯於冗官竟不引進同列呂諲地望雖懸政事在揆之右罷相自宿

客爲荆南節度聲問甚美懼其重入遂密令直省至諲管內據求諲過失諲密疏自陳乃貶揆萊州長史同正負其制旨曰爾湖南之八州沮江陵之節制揆旣黜官數日其兄皆改授爲司門員外郎後累年揆量移歙州刺史初揆秉政侍中苗晉卿累薦元載爲重官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易不納而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摩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載銜恨頗深及載登相位因揆當徙職遂奏爲試祕書監江淮養疾旣無祿俸家復貧乏孀孤百口丐食取給萍寄諸州凡十五六年其牧守稍薄則又移居故其遷徙者蓋十餘州焉元載以罪誅除揆睦州刺史入拜國子祭酒禮部尚書爲盧杞所惡德宗在山南令充入蕃會盟使加左僕射行至鳳州以疾卒興元元年四月也年七十四贈司空喪事官給

李涵高平王道之曾孫父少康宋州刺史涵簡素恭慎有名宗室累授贊善大夫兼侍御史朔方節度郭子儀奏爲關內鹽池判官肅宗北幸平涼未有所適涵與朔方留後杜鴻漸草牋具朔方兵馬招集



之勢軍資倉儲庫物之數咸推涵宗枝之英純厚忠信乃令涵奉牋  
主平涼謂見涵敷奏明辯動合機事肅宗大悅除右司員外郎累至  
司封郎中宗正少卿寶應元年初平河朔代宗以涵忠謹洽聞遷左  
庶子兼御史中丞河北宣慰使會丁母憂起復本官而行每州縣郵  
驛公事之外未嘗啓口蔬飯飲水席地而息使還請罷官終喪制代  
宗以其毀瘠許之服闋除給事中遷尚書左丞以幽州之亂充河朔  
宣慰使大曆六年正月為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團  
練觀察等使十一年來朝拜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李栖筠及代之  
德宗即位以涵和易無剽割之才除太子少傅充山陵副使涵判官  
殿中侍御史呂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官名犯諱恐乖禮典宰相崔  
祐甫奏曰若朝廷事有乖舛群臣悉能如此實太平之道除渭司門  
員外郎尋有人言涵昔為宗正少卿此時無言今為少傅妄有奏議  
謂曰呂渭僭陳章奏為其本使薄訴官名朕以宋有司城之嫌皆有  
謂曹之諱歎其忠於所事亦謂確以上聞乃加殊恩俾膺厚賞

所陳少字往歲已任少卿昔是今非罔我何甚豈得謬當朝典更厠  
周行宜佐遐藩用誠薄俗可歛州司馬同正由是改涵為檢校工部  
尚書兼光祿卿仍充山陵副使無幾以右僕射致仕興元元年九月  
卒追贈太子太保

陳少遊博州人也祖儼安西副都護父慶右武衛兵曹參軍以少遊  
累贈工部尚書少遊幼聰辯初習莊列老子為崇玄館學生衆推引  
講經時同列有私習經義者期昇坐日相問難及會少遊攝齊昇坐  
音韻清辯觀者屬目所引文句悉兼他義諸生不能對甚為大學士  
陳希烈所歎賞又以同宗遇之甚厚既擢第補渝州南平令理甚有  
聲至德中河東節度王思禮奏為參謀累授大理司直監察殿中侍  
御史節度判官寶應元年入為金部員外郎尋授侍御史迴紇糧料  
使改檢校職方員外郎充使檢校郎官自少遊始也明年僕固懷恩  
奏為河北副元帥判官兵部郎中兼侍御史遷晉州刺史改同州刺  
史未視事又歷晉鄭二州刺史少遊為理長於權變時推幹濟然厚



斂財貨交結權倖以是頻獲遷擢無幾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表為副使御史中丞陳鄭二州留後永泰二年抱玉又奏為隴右行軍司馬拜檢校左庶子依前兼中丞其年除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少遊以嶺徼遐遠欲規求近郡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遊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謂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復幾何秀曰久忝近職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過千餘貫少遊曰據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常須數求外人方可取濟儻有輸誠供億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為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見有太半請即受納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秀既踰於始望欣愜頗甚因與之厚相結少遊言訖泣曰南方炎瘴深愴違辭但恐不生還再覩顏色矣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請從容旬日翼竭蹇分時少遊又已納賄於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大曆五年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八年遷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仍加銀青光祿大夫封穎川縣開國子所在悉心綏緝而多以任數為政好行小惠胥吏得職人亦獲安及朝廷多事奏請本道兩稅錢千增二百因詔諸道悉如淮南鹽每一斗更加一百文少遊十餘年間三摠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以故徵求貿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億萬多賂遺權貴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年饋金帛約十萬貫文多納賄於用事中官駱奉仙劉清潭吳承倩等由是美聲達於中禁後見元載在相位年深以過犯漸見疑忌少遊亦稍踈之無何載子伯和賤官揚州少遊外與之交結而陰使人伺其過失密以上聞代宗以為忠待之益厚上即位累加檢校禮部兵部尚書建中三年李納反叛少遊以師收徐海等州尋弃之退軍盱眙又加檢校左僕射賜實封三百戶其年就加同平章事關播嘗為少遊賓僚盧杞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使府故驟加其官秩四年十月駕幸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在揚州尚未知也佶判官崔沅遽報少遊佶時所摠賦稅錢帛約八百



萬貫在焉少遊意以爲賊據京師未即收復遂脅取其財物先使判官崔頴就佶強索其納給文曆并請供二百萬貫錢物以助軍費佶答曰所用財帛湏奉勅命未與之頴勃然曰中丞若得爲劉長卿不爾爲崔衆矣長卿嘗任租庸使爲吳仲孺所困崔衆供軍去財爲光弼所殺故頴言及之佶大懼不敢固護財帛將韓輸入京師者悉爲少遊奪之佶自謁少遊止焉長揖而遣旣懼禍奔往白沙少遊又遣判官房孺復召之佶愈懼託以巡檢因急棹過江妻子伏案牘中至上元復爲韓滉所拘留佶先有兵三千守禦財貨令高越元庸將焉少遊盡奪之隨佶渡江者又爲韓滉所留佶但領胥吏往江鄂等州佶於彈丸中置表以少遊脅取財帛事會少遊使繼至上問曰少遊收包佶財帛有之乎對曰臣發揚州後非所知也上曰少遊國之守臣或防他盜供費軍旅收亦何傷時方隅阻絕國命未振遠近聞之大驚咸以聖情達於變通明見萬里少遊後聞之乃安及李希烈陷汴州聲言欲襲江淮少遊懼乃使參謀溫述由壽州送款於希烈曰

壽舒廬尋令罷壘韜戈卷甲佇候指揮少遊又遣巡官趙詵於軍州結李納其年希烈僭號遣其將楊豐齎僞赦書赴揚州至壽州爲刺史張建封候騎所得建封對中使二人及少遊判官許子瑞廷責豐而斬之希烈聞之大怒即署其大將杜少誠爲僞僕射淮南節度令先平壽州後取廣陵建封於霍丘堅柵嚴加守禁少誠竟不能進後包佶入朝具奏少遊奪財賦事狀少遊大懼乃上表以所取包佶財貨皆是供軍急用今請據數却納旣而州府殘破無以上填乃與腹心孔目官等設法重稅管內百姓以供之無何劉洽收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惶發疾數日而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賻布帛葬祭如常儀

盧甚幽州范陽人也貞觀中土部侍郎義恭玄孫也父子騫穎王府諮議參軍以甚贈祕書少監甚少以門蔭入仕在職以幹局稱累授閬州錄事參軍監察殿中御史侍御史金州刺史宰相楊炎遇之頗厚召入左司郎中京兆少尹遷大尹甚無術學善事權要爲政苛躁



盧杞甚惡之諷有司彈奏坐貶撫州司馬同正改饒州刺史遷福州  
刺史福建觀察使貞元二年七月以疾終

裴諝字士明河南洛陽人父寬禮部尚書有重名於開元天寶間諝  
少舉明經補河南府參軍通達簡率不好苛細積官至京兆倉曹丁  
父喪居東都是時安祿山盜陷二京東都收復遷太子司議郎無幾  
號王巨署奏侍御史襄鄧營田判官丁母憂東都復為史思明所陷  
諝避匿山谷思明嘗為諝父將校懷舊恩又素慕諝名欲必得之因  
令捕騎數十跡逐得諝思明見之甚喜呼為郎君不名偽授御史中  
丞主擊斷時思明殘殺宗室諝陰緩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疏賊短  
長以聞事泄思明大怒詬罵僅而免死賊平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  
中數召見言事代宗居陝諝步懷考功及南曹二印赴行在上見而  
謂之曰疾風知勁草果信矣將以為御史中丞為元載所排為河東  
道租庸鹽鐵等使時關輔大旱請入計代宗召見便殿問諝推酷之  
利一歲出入幾何諝父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

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陛  
下軫念先問人之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  
以利為由是未敢即對也上前坐曰微公言吾不聞此拜左司郎中  
上時訪以事執政者忌之出為虔州刺史歷饒廬亳三州刺史入為  
右金吾將軍建中初上以刑名理天下百吏震悚時十月禁屠殺以  
甫近山陵禁益嚴尚父汾陽王郭子儀隸人殺羊以入門者覺之諝  
列奏狀上以為不畏強禦累遣宣諭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功豈不  
為蓋之諝笑曰非爾所解且郭公威權大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  
眾今發其細過以明不弄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  
亦可乎時於朝堂別置三司以決庶獄辯爭者輒擊登聞鼓諝上疏  
曰夫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輕猾之人援桴鳴鼓始  
動天聽竟因纖微若然者安用吏理乎上然之悉歸有司諝以法吏  
舞文多挾宿怨因獻獄官箴以諷無何坐所善僧抵法貶閩州司馬  
徵為右庶子改千牛上將軍會吐蕃入寇尋拜吏部侍郎兼御史大



夫為吐蕃使不行無幾轉太子賓客兵部侍郎河南尹東都副留守  
謂自河南凡五為代官入視事未嘗當正處不鞫人於賊罪以寬厚  
和易為理貞元九年十一月以疾終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  
史臣曰李揆發言沃心幸遇明主蔽賢固位終非令人少遊逐勢利  
隨時盧憇事權要巧宦察言觀行皆無可稱涵節行著聞諳和易為  
理庶幾近仁也  
贊曰李魏盧憇言行非真涵諳和易庶乎近仁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六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七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姚令言

張光晟

源休

喬琳 張涉附

張涉

蔣鎮

洪經綸

彭偃

姚令言河中人也少應募起於卒伍隸涇原節度馬璘以戰功累授  
金吾大將軍同正為衙前兵馬使改試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建中元  
年孟暉為涇原節度留後自以文吏進身不樂軍旅頻表薦令言謹  
肅堪任將帥暉尋歸朝廷遂拜令言為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  
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建中四年李希烈叛寇陷汝州詔哥舒曜率  
師攻之營于襄城希烈兵數萬圍襄城勢甚危急十月詔令言率本  
鎮兵五萬赴援涇師雖鎮多攜子弟而來望至京師以獲厚賞及師



上路一無所賜時詔京兆尹王翺犒軍士唯糲食菜啖而已軍士覆而不顧皆憤怒揚言曰吾輩棄父母妻子將死於難而食不得飽安能以革命捍白刃耶國家瓊林大盈寶貨堆積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行次澧水乃返戈大呼鼓譟而還令言曰比約東都有厚賞兒郎勿草草此非求活之良圖也衆不聽以戈環令言請退令言急奏之上恐令內庫出繒絲二十車馳賜之軍聲浩浩令言不能戢街市居人狼狽走竄亂兵呼曰勿走不稅汝間架矣德宗令普王與學士姜公輔往撫勞之纔出內門賊已斬關陣于丹鳳樓下是日德宗倉卒出幸賊縱入府庫輦運極力而止時太尉朱泚罷鎮居晉昌里第是夜叛卒謀曰朱太尉久囚於宅若迎爲主大事濟矣泚嘗節制涇州衆知其失權廢居怏怏又幸泚寬和乃請令言率騎迎泚於晉昌里泚初遲疑以食飼之徐觀衆意旣而諸校齊至乃自第張炬火入居令言駁旣僭號乃以令言爲侍中與源休同知賊政事旣以身先逆亂頗盡心於賊害宗室圍奉天皆令言爲首帥也群兇宴樂旣醉令

言與源休論功令言自比蕭何源休曰帷幄之謀成秦之業無出于之右者吾比蕭何無讓于當曹叅可矣時朝士在賊廷者聞之皆笑謂源休爲火迫鄭侯朱泚敗令言與張廷芝尚有衆萬人從泚將入吐蕃至涇州欲投田希鑿希鑿僞致禮誘之與泚俱斬首來獻

張光晟京兆整厓人起於行間天寶末哥舒翰兵敗潼關大將王思禮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以馬授思禮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記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無何思禮爲河東節度使其偏將辛雲京爲代州刺史屢爲將校譖毀思禮怒焉雲京惶懼不知所出光晟時隸雲京麾下因間進曰光晟素有德於王司空比不言者耻以舊恩受賞今使君憂迫光晟請奉命一見司空則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即令之太原乃謁思禮未及言舊思禮識之遽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晟遂陳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頗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命同榻而坐結爲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



雲京比涉謗言過亦不細今爲故人特捨之矣即日擢光晟爲兵馬使資田宅縑帛甚厚累奏特進試太常少卿委以心腹及雲京爲河東節度使又奏光晟爲代州刺史大曆末遷單于都護兼御史中丞振武軍使代宗密謂之曰北蕃縱橫日久當思所禦之計光晟旣受命至鎮威令甚行建中元年迴紇突董梅錄領衆并雜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索頗多潛令驛吏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遂給突董及所領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仗甲盡拘而殺之死者千餘人唯留二胡歸國復命遂部其婦人給糧還京收其金帛賞資軍士後迴紇遣使來訴上不欲甚阻蕃情徵拜右金吾將軍迴紇猶怨懟不已又降爲睦王傅尋改太僕卿負才快快不得志賊泚僭逆署光晟僞節度使兼宰相及泚衆頻敗遂擇精兵五千配光晟營於九曲去東渭橋凡十餘里光晟潛使於李晟有歸順之意晟進兵入苑光晟勸賊泚宜速西奔光晟以數千人送泚出城因率衆迴降於晟晟以其誠款又愛其材欲奏用

之俾令歸私第表請特減其罪每大宴會皆令就坐華州節度使駱元光謂之曰吾不能與反虜同席拂衣還營晟不得已拘之私第後有詔言其狀跡不可原乃斬之

源休相州臨漳人京兆尹光輿之子也休以幹局累授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青苗使判官遷虞部員外郎出潭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遷給事中御史中丞左庶子其妻即吏部侍郎王翊女也因小忿而離妻族上訴下御史臺驗理休遲留不答款狀除名配流涪州久之移岳州建中初楊炎執政以京兆尹嚴郢威名稍著心欲傾之郢即王翊甥婿也休與王氏離絕之時炎風聞休郢有隙遂擢休自流人爲京兆少尹俾令伺郢過失休旣職又與郢親善炎怒之奏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奉使迴紇休至振武軍使張光晟已殺迴紇突董等上初欲遂絕其使令休還待命于太原久之方遣仍令休歸其突董翳密施大小梅錄等四屍突董者即義可汗之叔父也屍旣至可汗令宰臣已下具綵服車馬來迎其宰相頡于思迦坐大帳立休等於



帳外雪中詰殺突董等故休曰突董等自與張光晟忿鬪而死非天子也又問使者背唐國負罪當死不能自戮耶不然何假手於我殺之也凡將殺者數矣言頗悖慢乃引去供餼甚薄留之五十餘日乃得還可汗使謂休曰我國人皆欲殺汝唯我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吾又殺汝猶以血洗血汗益甚爾吾今以水洗血不亦善乎所欠吾馬直絹一百八十萬疋當速歸之遣散支將軍康赤心等隨休來朝休竟不得見其可汗尋遣赤心等歸與之帛十萬疋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復危而還宰相盧杞又恐復命之日以口辯結恩將至太原凌奏為光祿卿休以其遠使嘗薄居常怨望會涇原兵叛立朱泚為主初但稱太尉朝官謁泚者悉勸奉迎鑾駕既不合泚意而退及休至遂屏人移時言多悖逆盛陳成敗稱述符命勸令僭號泚悅其言以休為宰相判度支休遂為謀主至於兵食軍資遷除補擬內外咨謀一稟休畫故時人云源休之逆甚於朱泚朝廷大臣之奔竄不獲者多為休所誘致以至戮辱職休而為蓋非一焉又勸泚鋤竊宗

室以絕人望命萬年縣賊曹尉楊傑專其斷決諸王子孫遇害不可勝數泚敗走休隨至寧州泚死休走鳳翔為其部曲所殺傳首來獻

休三子並斬于東市籍沒其家

喬琳太原人少孤貧志學以文詞稱天寶初舉進士補成武尉累授興平尉朔方節度郭子儀辟為掌書記尋拜監察御史琳倜儻踈誕好談諧侮謔僚列頗無禮檢同院御史畢耀初與琳嘲誚往復因成釁隙遂以公事互相告訴坐貶巴州員外司戶遂起為南鄭令改殿中侍御史充山南節度張獻誠行軍司馬使罷為劔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判官改檢校駕部郎中果綿遂三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入為大理少卿國子祭酒出為懷州刺史琳素與張涉友善上在春宮涉嘗為侍讀及嗣位多以政事詢訪於涉盛稱琳識度材略堪備大用因拜御史大夫平章事琳本麤材又年高有耳疾上每顧問對荅失次論奏不合時機居相位凡八十餘日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尋加迎皇太后副使朱泚之亂扈從至奉天轉吏部尚書遷太子少師再



幸梁洋琳從至盤屋託以馬乏遲留上以琳舊老心敬由之慰諭頗至以御馬一疋給焉又懇辭以老疾不堪山阻登頓上愷然賜之所執策曰勉爲良圖與卿決矣後數日乃削髮而僧止仙遊寺賊泚聞之遂令數十騎追至京城俾爲僞吏部尚書令源休被公服饋肉食琳雖辭讓而僧言求施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請曰所注某官不穩便琳謂之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及官軍收京師當處極刑時琳已七十餘李晟憫其衰老表請減死上以其累經重任頓虧臣節自受逆命頗聞譏諧悖慢之言背義負恩固不可捨命斬之臨刑歎曰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此日死豈非命歟

張涉者蒲州人家世儒者涉依國學爲諸生講說稍遷國子博士亦能爲文嘗請有司日試萬言時呼張萬言德宗在春宮授經于涉及即位之夕召涉入宮訪以庶政小大之事皆咨之翌日詔居翰林恩禮甚厚親重莫比自博士遷散騎常侍上方屬意宰輔唯賢是擇故求人於不次之地涉舉懷州刺史喬琳爲相上授之不疑天下聞之

者皆愕然數月琳以不稱職罷上由是踈涉涉俄授前湖南都團練使在京臬賊事發詔曰尊師之道禮有所加議故之法恩有所掩張涉賄賂交通頗駭時聽常所親重良深歎惜宜放歸田里

蔣鎮常州義興人尚書左丞列之子也與兄鍊並以文學進天寶末舉賢良累授左拾遺司封負外郎轉諫議大夫時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上言河中鹽池生瑞鹽實土德之上瑞上以秋霖稍多水潦爲患不宜生瑞命鎮馳駟檢行之鎮奏與滉同仍上表賀請宣付史館并請置神祠錫其嘉號寶應靈慶池時霖潦彌月壞居人廬舍非一鹽池爲潦水所入其味多苦韓滉慮鹽戶減稅詐奏雨不壞池池生瑞鹽鎮庇之飾詐識者醜之轉給事中工部侍郎以簡儉稱於時其妹壻源溥即休之弟也以姻媾之故與休交好涇師之叛鎮潛竄夜至鄠縣西馬躡墮溝澗中傷足不能進時兄鍊已與源休相率受賊僞官鎮僕人有逃歸投鍊云鎮病足在鄠鍊與源休聞之大喜遂言於賊泚泚素慕鎮清名即令騎二百求之鄠縣西明日擁鎮而至署



為偽宰相既知不免每憂沮常懷刃將自裁多為兄鍊所救而罷數日後復謀竄匿竟以性懦弱怯計終不果然源休與泚頻議欲逼脅潛藏衣冠大加殺戮鎮輒力爭救獲全者甚衆至是與兄鍊等並授偽職斬於東市西北街初鎮父列叔渙當祿山思明之亂並授偽職然以家風修整為士大夫所稱鎮兄弟亦以教義禮法為已任而貪祿愛死節墮身戮為天下笑

洪經綸建中初為黜陟使至東都訪聞魏州田悅食糧兵凡七萬人經綸素昧時機先以符停其兵四萬人令歸農畝田悅偽順命即依符罷之而大集所罷兵士激怒之曰爾等在軍旅各有父母妻子既為黜陟使所罷如何得衣食遂大哭悅乃盡出家財衣服厚給之各令還其部伍自此人堅叛心由是罷職及朱泚反偽授太常少卿彭偃少負俊才銳於進取為當塗者所抑形於言色大曆末為都官員外郎時劍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上言以佛道二教無益于時請粗加澄汰其東川寺觀請定為二等等留僧二十一人上觀留道

士十四人降殺以七皆精選有道行者餘悉令返初蘭若道場無名者皆廢德宗曰叔明此奏可為天下通制不唯劍南一道下尚書集議偃獻議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循常守故者為下故非有獨見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惟新之政為萬代法若不革舊風令歸正道者非也當今道士有名無實時俗鮮重亂政猶輕唯有僧尼頗為穢雜自西方之教被于中國去聖日遠空門不行五濁比丘但行麤法爰自後漢至于陳隋僧之廢滅其亦數乎或至坑殺殆無遺餘前代帝王豈惡僧道之善如此之深耶蓋其亂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淨無為若以色見即是邪法開示悟入唯有一門所以三乘之人比之外道況今出家者皆是無識下劣之流繼其戒行高繫在于王者已無用矣況是苟避征徭於殺盜媮穢無所不犯者乎今叔明之心甚善然臣恐其姦吏詆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無益於國不能息姦既不變人心亦不因人心強制力持難致遠耳臣聞天生烝人必將有職遊行浮食王制所



禁故有才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征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下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陛下日旰憂勤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為政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二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有才智者令入仕請還俗為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輸課為僧何傷臣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其年過五十者請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班白不知道人年五十嗜慾已衰縱不出家心已近道况戒律檢其情性哉臣以為此令既行僧道規避還俗者固已大半其年老精修者必盡為人師則道釋二教益重明矣議者是之上頗善其言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聖奉之不宜頓擾宜去其太甚其議不行臣以才地當掌文誥以躁求為時論所抑鬱鬱不得志涇師之亂從駕不及匿於田家為賊所得朱泚素知之得偃甚喜偽署中書舍人

號辭令皆偃為之賊敗與偽中丞崔宣賊將杜如江吳希光等十三人李晟收之俱斬於安國寺前

史臣曰肇分陰陽爰有生死脩短二事賢愚一途故君子遇夷險之機不易其節小人昧逆順之道而陷於刑鴻毛泰山斯為至論令言遠摠師徒首為叛逆光晟初當委任危輸款誠源休雖曰上流甚於元惡喬琳巧辭真主俯就偽官蔣鎮貪祿墮節皆曰小人經綸之徒不足言爾

贊曰時爭逆順命繫死生君子守節小人正刑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七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八

劉 狗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段秀實 字伯倫

顏真卿 子顏頤

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也祖達左衛中郎父行琛洮州司馬以  
秀實贈揚州大都督秀實性至孝六歲母疾水漿不入口七日疾有  
間然後飲食及長沉厚有斷天寶四載安西節度馬靈察署為別將  
從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別將七載高仙芝代靈察舉兵圍怛邏斯  
黑衣救至靈察大劔軍士相失夜中聞都將李嗣業之聲因大呼責  
之曰軍敗而求免非丈夫也嗣業甚慙遂與秀實收合散卒復得成  
軍師還嗣業請于仙芝以秀實為判官授兵部候府果毅十二載封常  
清代仙芝討大勃律師次賀陸勞城一戰而勝常清逐之秀實進曰  
賊兵羸餒我也請備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覆改綏德府折衝肅宗  
即位於靈武徵安西兵節度使梁宰宰潛懷異圖秀實謂嗣業曰豈



有天子告急臣下晏然信浮妄之說豈明公之意耶嗣業遂見宰請發兵從之乃出步騎五千令嗣業統赴朔方以秀實為援累有戰功而秀實父歿哀毀過禮嗣業既授節制思秀實如失左右手表請起復為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軍圍之安西輜重委於河內乃奏秀實為懷州長史知軍州加節度留後諸軍進戰于愁思崗嗣業為流矢所中卒于軍衆推安西兵馬使荔非元禮代之秀實聞嗣業之喪乃遺先鋒將白孝德書令發卒護嗣業喪送河內秀實率將吏哭待于境傾私財以奉葬事元禮多其義奏試光祿少卿依前節度判官邛山之敗軍徒翼城元禮為麾下所殺將佐亦多遇害而秀實獨以智全衆推白孝德為節度使人心稍定又遷試光祿卿為孝德判官孝德改鎮邠寧奏秀實試太常卿支度營田二副使大軍西遷所過掠奪又以邠寧乏食難於饋運乃請軍於奉天是時公廩亦竭縣吏憂恐多逃匿羣行剽盜孝德不能禁秀實私曰使我為軍候當不如此軍司馬言之遂以秀實為都虞候權知來天行

營事號令嚴一軍府安泰代宗聞而嗟賞又之兵還于邠寧復為都虞候尋拜涇州刺史大曆元年馬璘奏加開府儀同三司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有私愛則法令不一雖韓白復生亦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使殺之璘決事有不合理者必固爭之得璘引過乃已璘城涇州秀實掌留後歸還加御史中丞璘既奉詔徙鎮涇州其士衆嘗自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僑居驟移頗積勞怨刀斧將王童之因人心動搖導以為亂或告其事且曰候嚴警鼓為約矣秀實乃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之曰毋更籌盡必來報毋白之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曙既差互童之亂不能作明日告者復曰今夜將焚草場期救火者同作亂秀實使嚴加警備夜半火發乃使令於軍中曰救火者斬童之居外營請入救火不許明日斬之捕殺其黨凡十餘人以徇曰取後者徙族於是遷涇州既至其理所人烟宴絕兵無廩食朝廷憂之遂詔璘遙管鄭穎二州以贍涇原軍俾秀實為留後二州甚理璘思其績用又奏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八



年吐蕃來寇戰于鹽倉我軍不利璘為寇戎所隔逮暮未還敗將潰  
兵爭道而入時都將焦令謨與諸將四五輩狼狽而至秀實召讓之  
曰兵法失將麾下當斬公等忘其死而欲安其家耶令謨等恐懼下  
拜數十秀實乃悉驅城中士卒未出戰者使驍將統之東依古原列  
奇兵示賊將戰且以收合敗亡蕃衆望之不敢逼及夜璘方獲歸十  
一年璘疾甚不能視事請秀實攝節度副使兼左廂兵馬使秀實乃  
以十將張羽飛為招召將分兵按甲以備非常璘卒而軍中行哭赴  
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族談離立者捕  
而囚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謀作亂秀實乃送廷幹於  
京師徙珍及景華外鎮軍中遂定不戮一人尋拜秀實涇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鄜穎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  
塞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  
公之後端居靜慮而已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張掖郡王建  
中元年宰相楊炎欲行元載舊志築原州城開陵陽渠詔中使上聞

仍問秀實可否之狀秀實以為方春不可與土功請候農隙炎以其  
沮已之謀遂除司農卿以邠寧節度李懷光兼涇原節度使以事西  
振無何劉文喜叛亦不果城四年朱泚盜據宮闕源休教泚偽迎鑾  
駕陰濟志泚乃遣其將韓旻領馬步三千疾趨奉天時蒼黃之中  
未有武備泚以秀實嘗為涇原節度頗得士心後罷兵權以為蓄憤  
且久必肯同惡乃召與謀議秀實初詐從之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  
儒姚令言劉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秉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  
愛也遂皆誅及韓旻追駕秀實以為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使人  
召靈岳靈岳竊令言印不遂乃倒用司農印印符以追兵旻至駱驛得  
見軍人亦莫辯其印文惶遽而迴秀實海賓等曰旻之來吾黨無遺  
矣我當直博殺泚不得則死終不能向此賊稱臣乃與海賓約事  
志為繼而令明禮應於外明日泚召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  
李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泚並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  
腕奪其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我豈



逐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纜中其顙流血匍匐而走兇徒愕然  
初不敢動而海賓等不至秀實乃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兇黨羣  
至遂遇害焉海賓明禮靈岳相次被殺德宗在奉天聞其事惜其委  
用不至垂涕久之初秀實見禁兵寡少不足以備非常乃上疏曰臣  
聞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此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  
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義在於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  
之臣竊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且猛虎所以百  
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去其爪牙則犬彘馬牛悉能爲敵伏願少留聖  
慮與裨萬一及涇原兵作亂召神策六軍遂無一人至者秀實守節  
不二竟歿於賊其明略義烈如此與元元年二月詔曰見危致命之  
謂忠臨義有勇之謂烈惟爾克勵臣節不憚殺身惟予式嘉乃勲懋  
招大典曰台不德罔克若天邁茲殷憂變起都邑惟爾卿士放然靡  
依逼畏所加淄澠共混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  
上柱國張掖郡王段秀實操行岳立忠厚精至義形於色勇必有仁

所嘗鎮涇原克著威惠叛卒知訓咨爾以誠賊此藏歟爾以詐  
守人臣之大節見元惡之深情端委國門挺身白刃誓碎兇渠之首  
以敵君父之讐視死如歸履虎致啞噫天未悔禍事乖垂成雄風壯  
圖振駭群盜昔王蠋守死以全節周顛正色而抗詞惟我信臣無愧  
前哲聲恒寰宇義冠古今足以激勵人倫光昭史冊不有殊等之賞  
孰表非常之功爰議疇庸特超檢限著之甲令樹此風聲可贈太尉  
謚曰忠烈宜付史官仍賜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區長子與三品正  
貲官諸子並與五品正貲官仍廢朝三日收京城之後以禮葬祭旌  
表門閭朕承天子人臨馭億兆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況誠信不達屢  
致寇戎使抱義之臣陷于凶逆有臨危致命歿而逾彰有因事成功  
權以合道苟利社稷存亡一致疇報之典豈限常倫並委所司訪真  
事跡續具條奏當加褒異錫其井賦圖形雲閣書功鼎彝以彰我有  
服節死義之臣傳于不朽德宗還京又詔曰贈太尉秀實授平貞烈  
激其頽風蒼黃之中密蘊雄斷將紓國難詭收寇兵撓其兇謀果集



吾事挺身徑進奮擊渠魁英名凜然振邁千古宜差官致祭并旌表  
門閭緣葬所須一切官給仍於墓所官爲立碑以揚徽烈貞元後  
累朝凡赦書節文褒獎忠烈必以秀實爲首其子伯倫累官至太子  
詹事大和二年正月奏亡父贈太尉秀實準前後制勅令所司置廟  
立碑今營造已畢取今月二十五日行外祔禮詔曰秀實忠衛宗社  
功配廟食義風所激千載凜然間代勲力須異等夷宜賜綾絹五百  
疋以度支物充仍令所司供少牢并給鹵簿人夫兼太常博士一人  
檢校尋加伯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殿中監大和四年十一月遷右  
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充街使八年七月檢校工部尚書充福  
建等州都團練觀察使入爲太僕卿卒宰臣李石奏曰伯倫秀實之  
子自古歿身以衛社稷者無如秀實之賢文宗憫然曰伯倫宜加賻  
贈仍輟朝一日以禮忠臣之嗣

真卿字清臣瑯琊沂人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真卿少  
學業有詞藻尤工書開元中舉進士登甲科事親以孝聞四命

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又不決真卿  
至立辯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爲御史雨又充河東朔方試  
覆屯交兵使有擲延祚者毋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  
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動遷殿中侍御史東都畿採訪判官轉侍  
御史武部員外郎楊國忠怒其不附已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  
頗著真卿以霖雨爲託脩城浚池陰料下社儲厚實乃陽會文士泛  
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譏於祿山祿山亦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也  
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司兵參軍李平馳  
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  
來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所爲得如此祿山初尚  
移牒真卿令以平原博平軍屯七千人防河津以博平太守張獻直  
爲副真卿乃募勇士旬日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簡閱以  
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祿山旣陷洛陽殺留守李  
愔御史中丞盧弈判官蔣清以三首遣段子光來詢河北真卿恐播



人心乃詐謂諸將曰我識此三人首皆非也遂霽斬子光密藏三首  
異日乃取三首冠飾草續支體棺斂祭殯爲位慟哭人心益附祿山  
遣其將李欽湊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門真卿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  
與長史袁履謙謀殺湊邈擒千年送京師土門旣開十七郡同日歸  
順共推真卿爲帥得兵二十餘萬橫絕燕趙詔加真卿戶部侍郎依  
前平原太守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與郡人來乞師謂真卿曰聞公  
義烈首唱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爲長城今清河實公之西鄰也僕幸  
寓家得其虛實知可爲長者用今計其畜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  
可以二平原之強公因而撫之腹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  
使指耳唯公所意誰敢不從真卿借兵千人萼將去真卿謂之曰兵  
出也吾子何以教我萼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  
下將出嚙口爲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伐魏郡斬袁知泰太守司  
馬垂使爲西南主分兵開嚙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討鄴幽陵平原  
滑河合同志十萬之衆徇洛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亦不下十萬

公當堅壁無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真卿然之乃移  
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平原縣令范東馥裨將和琳徐浩  
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屯於博平  
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將龐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  
拒戰賊大敗斬首萬餘級肅宗幸武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河  
北採訪招討使祿山乘虛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饒陽河  
間景城樂安相次陷沒獨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城守然人心危盪不  
可復振至德元年十月弃郡渡河歷江淮荆襄二年四月朝於鳳翔  
授憲部尚書尋加御史大夫中書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帶酒容入  
朝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真卿劾之貶漪爲右庶子何忌西平  
郡司馬元帥廣平王領朔方蕃漢兵號二十萬來收長安出辭之日  
百寮致謁於朝堂百寮拜荅拜辭亦如之王當闕不乘馬步出木馬  
門而後乘管崇嗣爲王都虞候先王上馬真卿進狀彈之肅宗曰朕  
兒子每出一教誠之故不敢失禮崇嗣老將有足疾姑欲優容之卿



勿復言乃以奏狀還真卿雖天子蒙塵典法不廢洎鑿輿將復宮闕  
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陳告宗廟之禮有司署祝文稱嗣皇帝真卿  
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爲名儒  
深達禮體時太廟爲賊所毀真卿奏曰春秋時新宮災魯成公三日  
哭今太廟既爲盜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竟不能從  
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爲宰相所忌出爲同州刺史轉蒲州刺史爲御  
史唐旻所構貶饒州刺史旋拜昇州刺史浙江西道節度使徵爲刑  
部尚書李輔國矯詔遷玄宗居西宮真卿乃首率百寮上表請問起  
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遷戶部侍郎除  
荆南節度使未行而罷除尚書左丞車駕自陝將還真卿請皇帝先  
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  
事宜何真卿怒前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豈堪相  
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旋改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累進封魯郡公  
時元載引用私黨懼朝臣論奏元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

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  
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挾讒毀自今  
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則後奏聞  
者臣白聞此語已來朝野囂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  
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卽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  
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迴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  
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  
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深惡  
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  
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  
下何不深迴聽察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則  
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捨此不爲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於  
聽覽以此爲辭拒其諫諍臣竊爲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  
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



伏家引奏不許關礙所以防雍蔽也并置立仗馬二疋須有乘騎便  
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  
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令先白宰  
相又聞官素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  
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  
達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于  
今日天下之散盡萃于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  
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宰  
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落將士北  
走党項合集土賊至今爲患僞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却反  
又今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帝由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  
心骨今天下兵戈未戢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聽  
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  
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爲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

又聞君子難進易退由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  
忿今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  
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天下之事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  
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凡百  
臣庶以爲始之期又翔足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  
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  
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  
其激切如此於是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後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  
言於朝載坐以誹謗貶碓州別駕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  
尚書代宗崩爲禮儀使又以高祖已下七聖謚號繁多乃上議請取  
初證爲定 索係以諂言排之遂罷楊炎爲相惡之改太子少傅  
禮儀使如舊外示崇寵實去其權也盧杞專權忌之改太子太師罷  
禮儀使論於真卿曰方面之任何處爲便真卿候杞於中書曰真卿  
以褊性爲小人所憎竄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



傳首王平原面上血真卿不敢衣拭以舌舐之相公恐不相容乎杞  
嬰然下拜而含怒心會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顏真卿四方所信  
使諭之可不勞師旅上從之朝廷失色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元老貽  
朝廷羞乃密表請留又遣逆於路不及初見希烈欲宣詔召希烈養  
子千餘人露刃爭前迫真卿將食其肉諸將叢譏慢罵舉刃以擬之  
真卿不動希烈遽以身蔽之而麾其衆衆退乃揖真卿就館舍因逼  
爲章表令雪已願罷兵馬累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  
師上皆不報每與諸子書令嚴奉家廟恤諸孤而已希烈大宴逆黨  
召真卿坐使觀倡優斥黷朝政爲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柰何使  
此曹如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慙亦呵止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  
在坐目真卿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相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  
非天命正位欲求宰相孰先太師乎真卿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耶  
若等聞顏杲卿無是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兵及被害詬罵不絕於  
世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後已豈受汝輩誘脅

耶諸賊不敢復出口希烈乃拘真卿令甲士十人守掘方丈坎於  
曰坑顏真卿怡然不介意後張伯儀敗績於安州希烈令賈伯儀旌  
節首級誇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後其大將周曾等謀襲汝州因迴  
兵殺希烈奉真卿爲節度事洩希烈殺曾等遂送真卿於龍興寺真  
卿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祭文常指寢室西壁下云吾殯所也  
希烈既陷汴州僭僞號使人問儀於真卿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  
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興元元年王師復振逆賊慮變起蔡州乃  
遣其將辛景臻安華至真卿所積柴庭中沃之以油且傳逆詞曰不  
能屈節當自燒真卿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復告希烈德宗復  
嘗聞希烈弟希倩在朱泚黨中例伏誅希烈聞之怒興元元年八月  
三日乃使閹奴與景臻等殺真卿先曰有勅真卿拜奴曰宜賜卿死  
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不知使人何日從長安來奴曰從大梁  
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何勅耶遂縊殺之年七十七及淮泗平貞元  
元年陳仙奇使護送真卿喪歸京師德宗痛悼異常廢朝五日謚曰



文忠復下詔曰君臣之義生錄其功歿厚其禮況才優匡國忠至滅身朕自興歎勞於寤寐故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公顏真卿器質天資公忠傑出出入四朝堅貞一志屬賊臣擾亂委以存諭拘脅累歲死而不撓稽其盛節寔謂猶生朕致貽斯禍慙悼靡及式崇嘉命兼延爾嗣可贈司徒仍賜布帛五百端男顏頌等喪制終所司奏超授官秩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節文授真卿一子五品正真官故顏得錄用文宗詔曰朕每覽國史見忠烈之臣未嘗不嗟嘆久之思有以報如聞從覽弘式實真卿之孫永惟九原旣不可作旌其嗣續諒協典彞考績已深於宦途者命列於中臺官次未齒於搢紳者俾佐於左輔庶使天下再新義風以真卿曾孫弘式爲同州叅軍

史臣曰每思先軫免胄子路結纓雖云其忠未聞於道如成公孝於家能於軍忠於國是武之英也苟無楊炎弄權若任之爲將遂展其才豈有朱泚之禍焉如清臣富於學守其正全其節是文之傑也

無盧杞惡直若任之爲相遂行其道豈有希烈之叛焉夫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德宗內信姦邪外斥良善幾致危亡宜哉意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二君守道歿身爲時垂訓希代之士也光文武之道焉

贊曰自古皆死得正爲順二公云亡萬代垂訓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八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九

劉响 等修

韓滉字子臯 弟洄

張延賞子弘靖 子文規次宗

閩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韓滉字太冲太子少師休之子也少貞介好學以蔭解褐左威衛騎曹叅軍出為同官主簿至德初青齊節度鄧景山辟為判官授監察御史兼北海郡司馬以道路阻絕因避地山南採訪使李承昭奏充判官授通州長史彭王府諮議叅軍鄧景山移鎮淮南又表為賓佐未行除殿中侍御史追赴京師先是滉兄法知制誥草王璵拜官之詞不加虛美璵頗銜之及其秉政諸使奏滉兄弟者必以冗官授之璵免相羣議稱其屈累遷至祠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滉公潔強直明於吏道判南曹凡五年詳究簿書無遺纖隱大曆中改吏部郎中給事中時盜殺富平令韋當縣吏捕獲賊黨而名隸北軍監軍魚朝恩以有武材請詔原其罪滉密疏駁奏賊遂伏辜遷尚書右丞五年



知兵部選六年改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乾元已後所在軍興賦稅無度帑藏給納多務因循混既常司計清勤檢轄不容姦妄下吏及四方行綱過犯者必痛繩之又屬大曆五年已後蕃戎罕侵連歲豐稔故混能儲積穀帛帑藏稍實然苛剋頗甚覆治按牘勾剝深文人多忿怨大曆十二年秋霖雨害稼京兆尹黎幹奏畿縣損田混執云幹奏不實乃命御史巡覆迴奏諸縣凡損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五頃時渭南令劉藻曲附混言所部無損戶部分巡御史趙計復檢行奏與藻合代宗覽奏以爲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獨免申命御史朱敖再檢渭南損田三千餘頃上謂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問豈有恤隱之意也御史趙計與豐州員外司戶混弄權樹黨皆伏罪藻貶萬州南浦員外尉計貶豐州員外司戶混弄權樹黨皆此類也俄改太常卿藻又出爲晉州刺史數月拜蘇州刺史折江東西都團練觀察使尋加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混所移鎮安輒百姓均其租稅未及踰年境內稱理

及建中年冬涇師之亂德宗出幸河汴騷然混訓練士卒鍛礪戈甲稱爲精勁李希烈既陷汴州混乃擇其銳卒令裨將李長榮王晒曜與宣武軍節度劉玄佐犄角討襲解寧陵之圍復宋汴之路混功居多然自關中多難混即於所部閉關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禁馬牛出境造樓船戰艦三十餘艘以舟師五千人由海門揚威武至申浦而還毀徹上元縣佛寺道觀四十餘所修塢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屬以佛殿材於石頭城繕置館第數十時混以國家多難恐有永嘉渡江之事以爲備預以迎鑾駕亦申儆自守也城中穿深井十丈近百所下與江平俾偏將丘濬督其役濬酷虐士卒日役千人朝令夕辦去城數十里內先賢丘墓多令毀廢明年正月追李長榮等戍鄆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爲宣州刺史採石軍使增營壘教習長兵以佛寺銅鍾鑄弩牙兵器陳少遊時鎮揚州以甲士三千人臨江大閱混亦以兵三千人臨金山與少遊相應樓船於江中以金銀繒綵互相聘賚而自德宗出居及歸京師軍用旣繁道路又阻關中飢



僅加之以災蝗江南兩浙轉輸粟帛府無虛月朝廷賴焉興元元年  
就加檢校吏部尚書數月又加檢校右僕射貞元元年七月拜檢校  
左僕射同平章事使並如故二年春特封晉國公其年十一月來朝  
京師時右丞元琇判度支以關輔旱儉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師上  
以滉浙江東節度素著威名加江淮轉運使欲令專督運務琇以滉  
性剛愎難與集事乃條奏滉督運江南米至揚子凡一十八里揚子  
南北皆元琇主之滉深怒於琇琇以京師錢重貨輕切疾之乃於江  
東監院收獲見錢四十餘萬貫令轉送入關滉不許乃誣奏云運千  
錢至京師費錢至萬於國有害請罷之上以問琇琇奏曰一千之重  
約與一斗米均自江南水路至京一千之所運費三百耳豈至萬乎  
上然之遣中使齎手詔令運錢滉堅執以爲不可其年十二月加滉  
度支諸道轉運塩鐵等使遂寔宿怒累誣奏琇貶雷州司戶其責旣  
重舉朝以爲非罪多竊議者尚書左丞董晉謂宰相劉滋齊映曰元  
左丞忽有貶責未知罪名用刑一濫誰不危懼假有權臣聘志相公

何不奏請三司詳斷之去年關輔用兵時方蝗旱琇摠國計夙夜憂  
勤以贍給師旅不增一賦軍國皆濟斯可謂之勞臣也今見播逐恐  
失人心人心一搖則有聞鷄起舞者矣竊謂相公痛惜之滋映但引  
過而已給事袁高又抗疏申理之滉誣以朋黨寢而不行時兩河罷  
兵中土寧又滉上言吐蕃盜有河湟爲日已久大曆已前中國多難  
所以肆其侵軼臣聞其近歲已來兵衆寤弱西迫大食之強北叛迴  
紇之衆東有南詔之防計其分鎮之外戰兵在河隴五六萬而已國  
家第令三數良將長驅十萬衆於源鄆洮渭並修堅城各置二萬人  
足當守禦之要臣請以當道所貯蓄財賦爲饋運之資以充三年之  
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收復河隴二十餘州可翹足而待也上  
甚納其言滉之入朝也路由汴州厚結劉玄佐將薦其可任邊事玄  
佐納其賂因許之及來覲上訪問焉初頗稟命及滉以疾歸第玄佐  
意怠遂辭邊任盛陳犬戎未衰不可輕進滉貞元三年二月以疾薨  
遂寢其事年六十五上震悼久之廢朝三日贈太傅賻布帛米粟有



范滂宰相子幼有美名其所結交皆時之雋彥非公直者不與之親  
密性持節儉志在奉公衣裘茵衽十年一易居處陋薄纒蔽風雨弟  
涓常於里宅增修廊宇滂自江南至即命撤去之曰先公容焉吾輩  
奉之常恐失墜所有摧圯葺之則已豈敢改作以傷儉德自居重位  
愈清儉嫉惡彌縫闕漏知無不為家人資產未嘗在意入仕之初以  
至卿相凡四十年相繼乘馬五疋皆及敝唯充工書兼善丹青以繪  
事非急務自斲其能未嘗傳之好易象及春秋著春秋通例及天事  
序議各一卷然以前輩早達稍薄後進晚歲至京師丞郎卿佐接之  
頗僭衆不能平其在浙右也政令明察末年傷於嚴急巡內婺州倂  
縣有犯其令者誅及隣伍死者數十百人又俾推覆官分察境內情  
涉疑似必實極法誅殺殘忍一判即勦數十人且無虛日雖令行禁  
止而寬濫相尋議者以滂統制一方頗著勤績自幼立名貞廉晚途  
政甚苛慘身未達則飾情以進得其志則本質遂彰于群臯群官至  
考功員外郎臯字仲文夙負令名而器質重膺有大臣之度由雲陽

尉擢賢良科拜右拾遺轉左補闕累遷起居郎考功員外郎俄丁父  
艱德宗遣中人就第慰問仍宣令論譔滂之事業臯號泣承命立草  
數千言德宗嘉之及免喪執政者擬考功郎中御筆加知制誥遷中  
書舍人御史中丞尚書右丞兵部侍郎皆稱職改京兆尹奏鄭鋒為  
倉曹專掌錢穀鋒苛刻剝下為事人皆咨怨又勸臯搜索府中雜錢  
折余百姓粟麥等三十萬石進奉以圖恩寵臯納其計尋奏鋒為興  
平縣令及貞元十四年春夏大旱粟麥枯槁畿內百姓累經臯陳訴  
以府中倉庫虛竭憂迫惶惑不敢實奏會唐安公主女出適右庶子  
李愬內官中使於愬家往來百姓遮道投狀內官繼以事上聞德宗  
下詔曰京邑為四方之則長吏受親人之寄實繫邦本以分朕憂苟  
非其才是紊於理正議大夫守京兆尹賜紫金魚袋韓臯比踐清貫  
頗聞謹恪委之尹正冀効公忠乃者邦畿之間粟麥不稔朕念茲黎  
庶方議蠲除自宜悉心以副勤恤臯奏報失實處理無方致令閭井  
不安囂然上訴及今覆視皆涉虛詞壅蔽頗深罔惑斯甚宜加懲誠



以勗守官可撫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馳驛發遣鋒亦尋出爲汀州  
司馬臯無幾移杭州刺史復拜尚書右丞臯恃前輩頗以簡倨自處  
順宗時王叔文黨盛臯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臯從弟畢幸於  
叔文以告之因出爲鄂州刺史岳鄂蘄沔等州觀察使入爲東都留  
守元和八年六月加檢校吏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等  
使以陳許二州水潦之後賜臯綾絹布葛十萬端足以助軍資宴賞  
所理以簡儉稱入爲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元和十一  
年三月皇太后王氏崩以臯充太明宮使十五年閏正月充憲宗山  
陵禮儀使三月穆宗以師保之舊加檢校右僕射十二月以銓司考  
科目人失實與刑部侍郎知選事李建罰一月俸料長慶元年正月  
正拜尚書右僕射二年四月轉左僕射赴尚書省上事命中使宣賜  
酒饌及宰臣百寮送上皆如近式其年以本官東都留守行及戲源  
驛暴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太和元年謚曰貞臯生知音律嘗觀  
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生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

商商爲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  
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  
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篡  
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毋丘儉文  
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  
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  
於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躁感憤痛迫  
脅之旨盡在於是矣末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  
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

泗以蔭緒受任劉晏判鹽鐵度支辟爲屬吏累官至諫議大夫知制  
誥與元載善載誅以累貶邵州司戶同正負建中元年二月復諫議  
大夫先以劉晏兼領度支晏旣罷黜今天下錢穀各歸尚書省本司  
廢職罷事久無綱紀徒收其名而莫綜其任國用出入未有所統故  
轉泗戶部侍郎判度支泗上言江淮七監歲鑄錢貳千貫輸于京



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與洛源故監置十鑪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本矣其江淮七監請皆罷之復以天下銅鐵之治是曰山澤之利當歸於王者非諸侯方岳所有今諸道節度都團練使皆占之非宜也請摠隸鹽鐵使皆從之洄與

兄千臯抗疏理炎罪德宗意沮令爲之尋貶蜀州刺史興元元年三月入爲兵部侍郎六月爲京兆尹七月加御史大夫貞元二年正月刑部侍郎劉太真黨於宰相盧杞得罪以涖代太真爲刑部侍郎尋復兵部侍郎貞元七年十一月爲國子祭酒

張延賞中書令嘉貞之子幼孤本名寶符開元末玄宗召見賜名延賞取賞延於世之義特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博涉經史達於政事侍中韓國公苗晉卿見而奇之以女妻焉肅宗在鳳翔擢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轉殿中侍御史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請爲從事思禮領河東又爲太原少尹兼行軍司馬北都副留守代宗幸陝除給事中轉御史中丞中書舍人大曆二年拜河南尹充諸道營田副使河洛久當兵衝閭井丘墟延賞勤身率下政尚簡約疏道河渠修築宮廟數年間流庸歸附邦畿復完詔書褒美焉特罷河南西山山南副元帥以其兵鎮東都延賞權知東都舊以領之理行第一入朝拜御史大夫初上封人李少良替以元載陰事聞載黨知之奏少良狂妄下御史臺訊鞫欲有所屬延賞不承其意尋出爲揚州刺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屬歲旱歉人有亡去他境者吏或拘之延賞曰夫食人之所恃而生也此居而坐斃適彼而可生得存吾人又何恨於彼也乃具舟楫而遣之俾吏修其廬室已其逋債而歸者增於其舊邊江之瓜洲舟航湊會而懸屬江南延賞奏請以江爲界人甚爲便尋以母憂去職終制授檢校禮部尚書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觀察使數年改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觀察使依前兼御史大夫尋就加吏部尚書建中四年十一月部將西山兵馬使



張朮以兵入成都為亂延賞奔漢州鹿頭戎將叱干遂等討之其月  
斬朮及同惡者復歸成都先是兵革屢擾自天寶末楊國忠用事南  
蠻三蜀疲弊屬車駕遷幸其後郭英又淫崔寧之室遂縱崔寧楊琳  
交亂及崔寧得志復極侈靡故蜀土殘弊蕩然無制度延賞薄賦約  
事動遵法度僅至庶富焉建中末駕在山南延賞貢奉供億頗竭忠  
力焉駕在梁州倚劔南蜀川為根本貞元元年以宰相劉從一有疾  
詔徵延賞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鳳翔節度使李晟不  
協晟表論延賞過惡德宗重違晟意延賞至興元改授左僕射初大  
曆末吐蕃寇劔南李晟領神策軍戍之及旋師以成都官妓高氏歸  
延賞聞而大怒即使將吏令追還焉晟頗銜之形於詞色三年正月  
晟入朝詔晟與延賞釋憾德宗注意於延賞將用之會浙西觀察使  
韓滉來朝嘗有德於晟因會譏說晟使釋憾遂同飲極歡且請晟表  
薦為相晟然之於是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延賞當國用事晟  
請一子婢其女固情好焉延賞拒而不許晟謂人曰武人性使若釋

舊惡於盃酒之間終歡可解文士難犯雖修睦於外而蓄怒于內今  
不許婚壘未忘也得無懼焉無幾延賞果謀罷晟兵權初吐蕃尚結  
贊興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且曰召我來何不持牛酒勞軍徐  
乃引去持是以間晟晟令牙將王佖選銳兵三千設伏沂陽大敗吐  
蕃結贊僅免自是數遣使乞和晟朝於京師奏曰戎狄無信不可許  
宰相韓滉又扶晟議請調軍食以繼之上意將帥生事邀功會滉卒  
延賞揣上意遂行其志奏令給事中鄭雲逵代之上不許且曰晟有  
社稷之功今自舉代已者於是始用邢君牙焉拜晟太尉兼中書令  
奉朝請而已是年五月吐蕃果背約以劫渾城及冊晟太尉故事臨  
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奉禮如闕即以宰相攝之延賞欲輕  
其禮始令兵部尚書崔漢衡攝中書令讀冊時議非之延賞奏議請  
省官員曰為政之本必先命官舊制官員繁而且費州縣殘破職此  
之由臣荆南劔南所管州縣闕官員者少不下十數年吏部未嘗  
補授但令一官假攝公事亦理以此言之員可減無疑也請減官員



收其祿俸資募職戰士俾劉玄佐復河湟軍用不乏矣上然之初韓  
混入朝至汴州厚結劉玄佐將薦其可委邊任玄佐亦欲自効初稟  
命及混卒玄佐以疾辭上遣中官勞問卧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奏  
用李抱真抱真亦辭不行時抱真判官陳曇奏事京師延賞俾曇勸  
抱真竟拒絕之蓋以延賞挾怨罷李晟兵柄由是武臣不附自建議  
減員之後物議不平延賞懼量留其官下詔曰諸州府停減及所留  
官並合釐務其中有先考滿及充職掌遇停減或恐公務有闕且委  
長吏於合停官中取考淺人清白幹舉者留填闕官差攝訖聞奏但  
取才堪不限資序如當州官少任以鄰州官充其州縣諸色部送準  
舊例以當州官及本土寄客有資產幹了者差遣及減員人衆道路  
怨歎日聞於上侍中馬燧奏減員太甚恐不可行太子少保韋倫及  
常叅官等各抗疏以減員招怨並請復之浙西觀察使白志貞亦以  
跡論時延賞疾甚在私第李泌初爲相採於羣情由是官員悉復貞  
元三年七月薨年六十一廢朝三日贈太保贈禮加等諡曰成肅子

弘靖字三理雅厚信直少以門蔭授河南府叅軍調補藍田尉東都  
留守杜亞辟爲從事奏改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留  
守將令狐運逐賊出郊其日有劫轉運絹於道者亞以運豪家子意  
其爲之乃令判官穆貞及弘靖同鞫其事貞與弘靖皆以運職在牙  
門必不爲盜堅請不按亞不聽遂以獄聞仍斥貞及弘靖出幕府有  
詔令三司使雜治之後果於河南界得賊無何德陽公主下嫁治第  
將侵弘靖家廟弘靖拜表陳情具述祖考之德德宗慰撫之不令毀  
廟又獻賦美二京之制德宗嘉其文擢授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  
禮部員外郎遷兵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知東都選事拜工部侍  
郎轉戶部侍郎陝州觀察河中節度使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擅主留務憲宗怒欲下詔誅之弘靖請先  
命弔贈使待其不恭然後加兵憲宗從其議尋加中書侍郎平章事  
盜殺宰相武元衡京師索賊未得時王承宗邸中有鎮卒張晏輩數  
人行止無狀人多意之詔錄付御史陳中師按之皆附致其



罪如京中所說弘靖疑其不直驟於上前言之憲宗不聽竟殺張晏輩及田弘正入鄆按簿書亦有殺元衡者但事曖昧互有所說卒未得其實又殺張晏後憲宗欲遂伐承宗弘靖以爲戎事並與鮮有濟者不若併攻元濟待淮西平然後悉師河朔憲宗業已北討不爲之止然亦重違其言弘靖知終不聽用遂自陳乞罷政事俄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原節度使行未及鎮果下詔誅承宗弘靖以驟諫不行宜用自効大閱軍實請躬討承宗詔許出軍不許自往俄而魏博澤潞悉爲承宗所敗有詔賞其前言弘靖即問道發使懇喻承宗承宗因亦款附旋徵拜吏部尚書遷檢校右僕射宣武軍節度使時韓弘入覲之後也弘靖用政寬緩代弘之理俄以劉總累求歸闕且請弘靖代已制加檢校司空平章事充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弘靖之入幽州也薊人無老幼男女皆夾道而觀焉河朔軍帥具寒暑多與士卒同無張蓋安輿之別弘靖久富貴又不知風土入燕之時肩輿於三軍之中薊人頗駭之弘靖以祿山思明之亂始

自幽州欲於事初盡革其俗乃發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從中有韋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常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詬責吏卒多以反虜名之謂軍士曰今天下無事汝輩挽得兩石力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意氣自負深恨之劉總歸朝以錢一百萬貫賜軍士弘靖留二十萬貫充軍府雜用薊人不勝其憤遂相率以叛囚弘靖於薊門館執韋雍張宗厚輩數人皆殺之續有張徹者自遠使迴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將引置中徹不知其心遂索弘靖所在大罵軍人亦爲亂兵所殺明日吏稱自悔悉詣館請弘靖爲帥願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卒不對軍人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捨吾曹必矣軍中豈可一日無帥遂取朱泚爲兵馬留後朝廷旣除泚子克融爲幽州節度使乃貶弘靖爲撫州刺史未幾遷太子賓客少保少師長慶四年六月卒年六十九元和初王承宗阻兵劉摠父濟備陳征討之術請身先之及出軍累拔城邑總旣繼父願述先志且欲盡更河朔舊風長慶初累表求



入朝兼請分割所理之地然後歸朝其意欲以幽豕營州一道請弘靖理之羸州爲一道盧士玫理之平薊媯檀爲一道請薛平理之仍籍軍中宿將盡薦於闕下因望朝廷昇獎使幽薊之人皆有希美爵祿之意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陽宰臣崔植杜元穎又不爲遠大略但欲重弘靖所授而省其事局唯羸莫兩州許置觀察使其他雖命弘靖統之時總所校俱在京師旅舍中久而不問朱克融克融輩雖得復歸皆深懷觖望其後因爲叛亂初總以平薊媯檀請降平於分裂之中尤爲上策而朝廷不能行之竟致後患人到于今惜之于文規景初嗣慶次宗文規歷拾遺補闕吏部員外郎開元三年十一月右丞韋溫彈劾文規長慶中父弘靖陷在幽州文規徘徊京師不尋赴難不宜塵汙南宮乃出爲安州刺史累遷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柱管都防禦觀察使景初歷職使府官止殿中侍御史嗣慶位終河南少尹次宗最有文學稽古履行開成中爲起居舍人

文宗復故事每入閣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次宗尤稱奉職改禮部員外郎以兄文規爲韋溫不放入省出官次宗堅辭省秩改國子博士兼史館修撰出爲舒州刺史卒文規子彥遠大中初由左補闕爲尚書祠部員外郎景初子天保嗣慶子彥修次宗子曼容延賞東都舊第在思順里亭館之麗甲於都城子孫五代無所加工時號三相張氏云

史臣曰君民足則國富將相和則國安反是道焉非得仁者混殺元琇奏瑞鹽運幹運之能非貞純之士刻下罔上以爲已功幸逢多事之朝例在姑息之地幸而獲免餘無可稱延賞以私害公罷李晟兵柄使武臣不陳其力矣亞直醜正擠柳渾相位致賢者不進其才矣象恭僇功皆四凶之跡也雖以蔭繼世以才進身蹈非道者實小人哉延賞歷典名藩皆稱善政及登大位乃彰飾情辜迭處大寮徒稱備德弘靖輕傲邊事欺減軍資泐附元載楊炎繼及累貶俱非守正



中立者也書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不其是歟  
贊曰韓滉刻下延賞室只公臯泃繼世弘靖興戎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九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

王璵道士李國禛  
梁鎮奏疏附

崔造

李泌子繁顧沈附

關播李元平附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列沈桐同校

王璵少習禮學博求祠祭儀注以干時開元末玄宗方尊道術靡神  
不宗璵抗疏引古今祀典請置春壇祀青帝於國東郊玄宗甚然之  
因遷太常博士侍御史充祠祭使璵專以祀事希倖每行祠禱或焚  
紙錢禱祈福祐近於巫覡由是過承恩遇肅宗即位累遷太常卿以  
祠禱每多賜賚乾元三年七月兼蒲州刺史充蒲同絳等州節度使  
中書令崔圓罷相乃以璵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人物時  
望素不為眾所稱及當樞務聲問頓減璵又奏置太一神壇於南郊  
之東請上躬行祀事肅宗嘗不豫太上云崇在山川璵乃遣女巫分  
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乘傳而行上令中使監之因緣為



姦所至于託長吏以邀賂遺一巫盛年而美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  
為蠹弊與其徒宿於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扁鑄不可啓震  
破鎖而入曳女巫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年皆斃閱其賂賂數十萬震  
籍以上聞仍請贖錢代貧民租稅其中使發遣歸京肅宗不能詰肅  
宗親謁九宮神懇懃於祠禱皆與所啓也歲餘罷知政事為刑部尚  
書上元二年兼揚州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使肅宗南郊禮畢  
以與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越州刺史充浙江東道節度觀察處  
置使本官兼御史大夫祠祭使如故入為太子少保轉少師大曆三  
年六月卒與以祭祀妖妄致位將相時以左道進者往往有之廣德  
二年八月道士李國禎以道術見因奏皇室仙系宜修崇靈跡請於  
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華上宮殿臺大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  
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并置掃灑官戶一百戶又於縣之東義  
扶谷故湫置龍堂並許之時成飢荒人甚不安昭應縣令梁鎮上表  
曰臣聞國以人為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為主虐其主則非神故

昔之聖王所以極陳理道明著祀典將愛其人而慎用其財力敬其  
神而虔恭於祠祭故神享其明德而降之福人受其大賴而盡其力  
然後神人以和而國家可保也一昨蝱賊作孽水旱為災雖王畿皆  
遍而臣縣最苦此則神之不能禦大災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得列  
祀典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歲丁壯素出家入仕羸老方飛菊  
輓粟令但供億王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聞天地  
之神尊之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亦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  
巫之說走南畝之客殺東隣之牛而後冀非妄之福陛下雖欲為人  
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矣其不可一也陛下不視昔者有道之君至  
德之后曷不卑宮室惡飲食恭己以遂萬物之性哉陛下今違神亭  
育之心竭人疲困之力如是又向從而致其福哉此又不可二也又  
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尚無一月三祭之禮今此獨為則宗廟之靈將  
等以親踈校以厚薄陛下又何以言哉此又不可三也又太地婆父  
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大地建祖宗之廟必上



天貽向背之責陛下又何以爲詞哉此又不可四也夫潏者龍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螻蟻之匹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此愚智之所同知矣今秋竭已久龍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豐繁薦奠爲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產人且怨矣神何歆哉此又不可五也其道君三皇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皆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饗祀國有彝典官有常禮蓋無闕失何勞神役靈此又不可六也臣稽先王之典禮觀前聖之軌躅休咎豐凶災祥禍福必生帝王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此又不可七也臣伏察此弊頗知其由蓋以道士李國禎等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昨主執則弄權是以鼓動禁中熒惑天聽踰越險阻負荷案牘以日繫年無時而息曾不謂神功力空止竭人膏血以使人神胥怨災孽並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原情定罪非殺而何臣昨受命之時親承聖旨務存安緝許逐權宜誠願沉鄴縣之巫安流弊之俗其所興兩祠土木之功丹青之役三六之祭灑掃之戶謹明宣旨並以權宜停訖人吏百姓等知陛下

以從善爲心嫉惡爲務蠲除不急刻革煩苛皆喧呼於庭抃躍於路所徵糧糗無不樂輸臣伏以國禎等並交結中貴狡靈成性巨難忘身許國不懼讒構終恐貽反豪右復爲奸惡其國禎等見擄狀推勘如獲賊狀伏望許臣徵收便充當縣郵館本用其湫既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當爲大地建立祖廟臣並請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犧女媧等既先各有宮廟望請並於本所依禮齋祭上從之

李泌字長源其先遼東襄平人西魏太保八柱國司徒何弼之六代孫今居京兆吳房令承休之子少聰敏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尤工於詩以王佐自負張九齡韋虛心張廷珪皆器重之泌操尚不爲隨常格仕進天寶中自嵩山上書論當世務玄宗召見令待詔翰林內東宮供奉楊國忠忌其才辯奏泌嘗爲感馬詩諷刺時政詔於新春郡安置乃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天寶末祿山構難肅宗北巡至靈武即位遣使訪召會泌自嵩穎間冒難奔赴行在至彭原郡謁見陳古今成敗之機甚稱旨延致卧內動皆顧問泌稱山人固辭



官秩特以散官寵之解褐拜銀青光祿大夫俾掌樞務至於四方文  
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權逾宰相仍判元帥廣平王軍司馬事肅  
宗每謂曰卿當上皇天寶中爲朕師友下判廣平王行軍朕父子三  
人資卿道義其見重如此尋爲中書令崔圓倖臣李輔國害其能將  
有不利於泌泌懼乞遊衡山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遂隱衡岳絕  
粒栖神數年代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頗承恩遇及元載輔政惡其  
異已因江南道觀察都團練使魏少遊奏求叅佐稱泌有才拜檢校  
秘書少監充江南西道判官幸其出也尋改爲檢校郎中依前判官  
元載誅乃馳傳入謁上見悅之又爲宰相常袞所忌出爲楚州刺史  
及謝恩具陳戀闕上素重之留京數月會澧州刺史闕袞盛陳泌理  
行以荆南凋瘵遂輟泌理之詔曰荆南都會輿在澧陽俾人歸厚惟  
賢是牧以泌文可以化成風俗政可以全活悍獫爰命頒條期乎共  
理無薄泮陽之守勉思渤海之功可檢校御史中丞充澧朗峽團練  
使重其禮而遣之無幾改杭州刺史以理稱興元初徵赴行在遷左

散騎常侍貞元元年除陝州長史充陝虢都防禦觀察使二年八月  
泌奏虢州盧氏山冶近出瑟瑟請充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寶中  
土所無今產於近甸實爲靈贖朕不飾器玩不尚珍竒常思返朴之  
風用明躬儉之節其出瑟瑟之處任百姓求採不宜禁止就加泌檢  
校禮部尚書時陳許戍邊卒三千自京西逃歸至州境泌潛師險隘  
左右攻擊盡誅之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崇文館學士修國史  
初張延賞大減官員人情咨怨泌請復之以從人欲因是奏罷兼試  
額內占闕等官加百官俸料隨閑劇加置手力課上從之人人以爲  
便而竇叅旁奏遂改易使同品之內月俸多少累等泌又奏請罷拾  
遺補闕上雖不從亦不授人故諫司唯韓臯歸登而已泌仍命收其  
署食錢令登等寓食於中書舍人故時戲云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  
遺莫辨存亡如是者三年至貞元五年以前東都防禦判官殿中侍  
御史內供奉韋綬爲左補闕監察御史梁肅右補闕既復置人心忻  
然順宗在春宮妃蕭氏母郅國公主交通外人上疑其有他連坐貶



黜者數人皇儲亦危泌百端奏說上意方解泌頗有讜直之風而談神仙詭道或云嘗與赤松子王喬安期羨門遊處故為代所輕雖詭道求容不為時君所重德宗初即位尤惡巫祝怪誕之士初肅宗重陰陽祠祝之說用妖人王璵為宰相或命巫媪垂駟行郡縣以為馘勝凡有所興造功役動牽禁忌而黎幹用左道位至尹京嘗內集衆工編刺珠繡為御衣既成而焚之以為禳禱且無虛月德宗在中宮頗知其事即位之後罷集僧於內道場除巫祝之祀有司言宣政內廊壞請修繕而太卜云孟冬為魁岡不利穿築請上他月帝曰春秋之義啓塞從時何魁岡之有卒命修之又代宗山陵靈駕發引上號送于承天門見輜輶不當道稍指午未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故不敢當道上號泣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卒命直午而行及建中末寇戎內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說上稍以時日禁忌為意而雅聞泌長於鬼道故自外徵還以至大用時論不以為愜及在相時俯仰無足可稱復引顧況輩輕薄之流動為朝士戲侮頗

貽譏諷年六十八薨贈太子太傅贈禮有加泌放曠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為權倖忌嫉怕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有文集二十卷子繁少聰警有才名無行義泌為相嘗引薦夏縣處士北平陽城為諫議大夫城道直既遇知己深德之及泌歿戶部尚書裴延齡巧佞奉上德宗信任竊弄威權舉朝側目城中正之士尤忿嫉之一日盡疏其過惡欲密論奏以繁故人子為可親信遂示其疏草兼請繁繕寫繁既寫悉能記之其夕乃徑詣延齡具述其事延齡聞之即時請對盡以城章中欲論事件一一先自解及城疏入德宗以為妄不之省泌與右補闕翰林學士梁肅友善嘗命繁持所著文請肅潤色繁亦自有學術肅待之甚厚因許師事日熟其門及肅卒繁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駭積年委棄後起為太常博士太常卿權德輿奏斥之除河南府士曹掾以其警悟異常泌之故人為宰相左右援拯後得累居郡守而力學不倦罷隨州刺史歸京師久不承恩韋處厚入相厚待之寶曆二年六月敬宗降誕日御三殿特



詔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巨與繫等三人抗浮圖道士講論  
九月除大理少卿復加弘文館學士時諫官御史章疏相繼宰臣不  
得已出爲亳州刺史州境嘗有群賊剽人廬舍劫取貨財累政擒捕  
不獲繫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出兵盡加誅斬時議責繫以不先  
啓聞廉使涉於擅興之罪朝廷遣監察御史舒元輿按問元輿素與  
繫有隙復以初官銳於生事乃盡反其獄辭以爲繫濫殺無辜狀奏  
勅於京兆府賜死時人寃之其後元輿被禍人以爲有報應焉初泌  
流放江南與柳渾顧況爲人外之交吟詠自適而渾先達故泌復得  
入官於朝

顧況者蘇州人能爲歌詩性詼諤雖王公之貴與之交者必戲侮之  
然以嘲諷能文人多狎之柳渾輔政以校書郎徵復遇李泌繼入自  
謂已知秉樞要當得達官久之方遷著作郎況心不樂求歸於吳而  
班列群官咸有侮玩之目皆惡嫉之及泌卒不哭而有調笑之言爲  
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戶有文集二十卷其贈柳耳城辭曰率多戲劇

文體皆此類也子非熊登進士第累佐使府亦有詩名于時

崔造字玄宰博陵安平人少涉學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  
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蔓浙西  
觀察使李栖筠引爲賓僚累至左司員外郎與劉晏善及晏遭楊炎  
庾準誣奏伏誅造累貶信州長史朱泚之逆造爲建州刺史聞難作  
馳檄隣州請齊舉義兵遂調發所部得二千人德宗聞而嘉之及收  
京師詔徵造至藍田以舅源休朋逆伏誅上疏請罪不敢即赴闕上  
以爲知禮優詔慰勉拜吏部郎中給事中貞元二年正月與中書舍  
人齊映各守本官同平章事時京畿兵亂之後仍歲蝗旱府無儲積  
德宗以造敢言爲能立事故不次登用造久從事江外嫉錢穀諸使  
罔上之弊乃奏天下兩稅錢物委本道觀察使本州刺史選官典部  
送上都諸道水陸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並停其度支鹽  
鐵委尚書省本司判其尚書省六職令宰臣分判乃以戶部侍郎元  
琇判諸道鹽鐵榷酒等事戶部侍郎吉中孚判度支及諸道兩稅事



宰臣齊映判兵部承旨及雜事宰臣李勉判刑部宰臣劉滋判吏部  
禮部造判戶部工部又以歲飢浙江東西道入運米每年七十五萬  
石今更令兩稅折納米一百萬石委兩浙節度使韓滉運送一百萬  
石至東渭橋其淮南豪壽百米洪潭屯米委淮南節度使杜亞運送  
二十萬石至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依舊置巡院勾當河陰見在米  
及諸道先付度支巡院般運在路錢物委度支依前勾當其未離本  
道者分付觀察使發遣仍委中書門下年終類例諸道課最闕奏造  
與元琇素厚罷使之後以鹽鐵之任委之而韓滉方司轉運朝廷仰  
給其漕發混以司務久行不可遽改德宗復以混為江淮轉運使餘  
如造所條奏元琇以混性剛難制乃復奏江淮轉運其江南米自江  
至揚子凡十八里請混主之揚子已北琇主之混聞之怒荷撫琇鹽  
鐵司事論奏德宗不獲已罷琇判使轉尚書右丞其年秋初江淮漕  
米大至京師德宗嘉其功以混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  
條奏皆改物議亦以造所奏雖舉舊典然凶荒之歲難為集事乃罷

造知政事守太子右庶子貶琇雷州司戶造初奏太銳及琇改官憂  
懼成疾數月不能視事明年九月卒年五十一  
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也天寶末舉進士鄧景山為淮南節度使辟  
為從事累授衛佐評事遷右補闕善言物理尤精釋氏之學大曆中  
神策軍使王駕鶴妻關氏以播與同宗深謁之元載惡其交往出為  
河南府兵曹攝職數縣皆有政能陳少遊領浙東淮南又辟為判官  
歷檢校金部員外攝滁州刺史李靈曜阻兵跋扈於梁汴少遊自抱  
兵鎮汴上所在盜賊蜂起播調閱州兵令其守備又為政清淨簡惠  
既無盜賊人甚安之楊綰常袞知政事薦播為都官員外郎德宗登  
極湖南山洞中有王國良者聚眾為盜令播往宣撫之臨行召對於  
別殿上問政理之要播奏云為政之本須求有道賢人乃可得理上  
謂播云朕下詔求賢良當躬親閱試亦遣使臣黜陟廣加搜訪聞薦  
擢其能者用之冀以傳理播奏曰下詔求賢黜陟舉薦唯得求名文  
詞之士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其言謂播曰卿且使去



迴日當與卿論政事播又奏曰臣今奉詔以撫國良不受命臣請便  
宣恩命語隣境速出兵翦除上曰卿言深合朕意使迴改兵部員外  
遷河中少尹建中初張鎰為河中少尹鎰尋入相二年七月遷播給  
事中舊例諸司甲庫皆是胥吏掌知為弊頗久播始建議並以士人  
知之至今稱當轉刑部侍郎奉迎皇太后副使盧杞以播柔緩異其  
易制驟稱薦之尋遷吏部侍郎轉刑部尚書知刪定奏上元中詔擇  
古今名將十人於武成王廟配享如文宣王廟之儀播以太公古稱  
大賢今其下稱亞聖於義不安又孔子十哲皆是當時弟子今所擇  
名將年代不同於義既乖於事又失臣請刪去名將配享之儀及十  
哲之稱從之建中三年十月拜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時政事決在盧杞播但歛  
衽取容而已乏於知人之鑒好大言虛誕者播必悅而親信之有李  
元平陶公達張繇劉承誠皆言談詭妄誇大可立功名亦有微材薄  
藝播累奏云元平等皆可將相也請閱試用之上以為然以元平為

補闕會准西節度李希烈叛亂上以汝州要鎮令選擇刺史播薦元  
平為汝州刺史尋加檢校吏部郎中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旬  
日為希烈所擒汝州陷賊中外哂之由是公達等未剋任用播與盧  
杞等從駕幸奉天既而盧杞白志貞等並黜播尚知政事中外置  
然以為不可遂罷相改刑部尚書大臣韋倫等泣於朝曰宰相不能  
謀猷翊贊以至今日而尚為尚書可痛心也貞元四年迴紇請和親  
以咸安公主出降可汗令播以本官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持  
節充送咸安公主及冊可汗奉使往來皆清儉謹慎蕃人悅之使迴  
遷兵部尚書固辭疾請罷官改太子少師致仕播致仕之後減去僮  
僕車騎閉關守靜不縈外事士君子重之貞元十三年正月卒時年  
七十九廢朝一日贈太子太保

元平者宗室子始為湖南觀察使蕭復判官試大理評事性踈傲  
敢大言好論兵天下賢士大夫無可其意者以是人多銜怒關播可  
重之許以將帥時希烈反叛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壤刺史韋光裔懦



弱不任職播乃盛稱元平特召見超左補闕不數日擢爲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既至部募工徒經理郭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板築凡十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僞將李克誠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遺下汚地希烈見其無鬚眇小戲謂克誠曰使汝取李元平何得將元平兒來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汝耶僞署爲御史中丞播聞元平得用仍欺於人曰李生功業濟矣言必能覆希烈而建功也居無何希烈用爲宰相或告其有二者乃斷一指以自誓希烈既死或有人言在賊中微有謀慮貸死流於珍州會赦得歸剡中浙東觀察使皇甫政表聞其到以發上怒復流賀州而死

史臣曰蒸嘗禘祀前王制以奉先怪力亂神宣聖鄙而不語凡云左道固有舊章璵假於鬼神乃至將相既處代天之位爰滋亂政之源國禎妖人疑衆妄恢其祀典梁鎮正士抗疏方悟其上心必見可進而知難退足爲高率智辯之士居相位而談鬼神乃見狂妄浮薄之蹤于制云執左道以亂政殺寧無畏乎繁之醜行棄於當時豈非辜諒由素履造爲臣得禮莅事非能播若位取容舉人敗事皆非國器咸歷台司失人者亡國其危矣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



再善列傳卷第八十一

劉 昫 等修

李勉

李臯

子象古

道古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勉字玄卿鄭王元懿曾孫也父擇言為漢襄相岐四州刺史安德郡公所歷皆以嚴幹聞在漢州張嘉貞為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性簡貴待管内刺史禮隔而引擇言同榻坐談政理時人榮之勉幼勤經史長而沉雅清峻宗於虛玄以近屬陪位累授開封尉時昇平日父且汴州水陸所湊邑居庖雜號為難理勉與縣尉盧成軌等並有擒奸擒伏之名至德初從至靈武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勳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有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也遷司膳員外郎時關東獻俘百餘詔並處斬囚有仰天歎者勉過問之對曰某被脅制守官非逆者勉乃哀之上言曰元惡未殄遭點汚者半天下皆欲



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兇逆也肅宗遽令奔騎宥釋由是歸化日至克復西京累歷清要四遷至河南少尹累為河東節度王思禮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行軍司馬尋遷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勉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晬勤幹俾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為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上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拘晬飛表上聞晬遂獲宥而勉竟為執政所非追入為大理少卿謁見面陳王晬無罪政事條舉盡力吏也肅宗嘉其守正乃除太常少卿王晬後以推擇拜大理評事龍門令終有能名時稱知人肅宗將大用勉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降禮於已勉不為之屈竟為所抑出歷汾州號州刺史改京兆尹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都畿觀察使尋兼河南尹明年罷尹以中丞歸西臺又除江西觀察使賊帥陳莊連陷江西州縣偏將呂太一武日昇相繼背叛勉與諸道力戰悉攻平之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為术渴人署勉名位瘞于其隴或以告曰為父禳災亦可矜也捨之大曆二年來朝拜

御史大夫政尚簡肅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仍舊  
威天憲在舌前尹黎幹寫心候事動必求媚每朝恩入  
人吏具數百人之餼以待之及勉莅職旬月朝恩入監府吏  
先期有請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事勉候太學軍容宜厚具主禮勉  
忝京尹軍容儻惠顧府廷豈敢不具蔬饌朝恩聞而銜之因不復至  
太學勉亦尋受代四年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番禺賊帥  
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阻洞為亂前後累歲陷沒十餘州勉至  
遣將李觀與容州刺史王胡併力招討悉斬之五嶺平前後西域舶  
泛海至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故末年至者四千餘  
石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  
洋犀象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為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  
人吏詣闕請立碑代宗許之十年拜工部尚書及滑亳永平軍節度  
令狐彰卒遺表舉勉自代因除之在鎮八年以舊德清重不嚴而理  
東諸帥雖暴驚者亦宗敬之十一年汴宋留後田神玉卒詔加勉沛



州刺史汴宋節度使未行汴州將李靈曜阻兵北結田承嗣承嗣使  
姪悅將銳兵戍之詔勉與李忠臣馬燧等攻討大破之悅僅以身免  
靈曜北走勉騎將杜如江擒之以獻代宗褒賞甚厚既而李忠臣代  
鎮汴州而勉仍舊鎮忠臣遇下貪虐明年為麾下所逐詔復加勉汴  
宋節度使移理汴州餘並如故德宗嗣位加檢校吏部尚書尋加平  
章事建中元年檢校左僕射充河南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餘如  
故四年李希烈反以他盜為名悉衆來寇汴州勉城守累月救援莫  
至謂其將曰希烈兇逆殘酷若與較力必多殺無辜吾不忍也遂潛  
師潰圍南奔宋州詔以司徒平章事徵既至朝廷素服請罪優詔復  
其位勉引過備位而已無何盧杞自新州負外司馬除澧州刺史給  
事中袁高以杞邪佞蠹政貶未塞責停詔執表遂授澧州別駕他日  
上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卿知其狀乎對曰天下皆  
知其姦邪獨陛下不知所以為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然自是見使  
累次辭位遂罷知政事加太子太保貞元四年卒年七十二上痛

悼之冊贈太傅賻物有差喪葬官給勉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簡  
易為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屬詩妙知音律能自制琴又有巧思及在  
相位向二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而無私積其在六官禮賢下士  
終始盡心以名士李巡張參為判官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  
設虛位於筵次陳膳執辭色悽惻論者美之或曰勉失守梁城亦  
可貶也議者曰不然當賊烈之始亂其慄悍陰禍兇熯不可當天方  
厚其毒而降之罰況勉應變非長援軍莫至又其時關輔已依擾矣  
人心已動搖矣以文吏之才當虎狼之隊其全師奔宋非量力之恥  
也與其坐受喪敗不猶愈乎

李臯字子蘭曹王明玄孫嗣王戢之子少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  
天寶十一載嗣封授都水使者三遷至秘書少監皆同正多智數善  
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鄭氏以孝聞上元初京師旱米斛直數千死者  
甚多臯度俸不足養亟請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貶温州長史無幾  
攝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臯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



百臯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人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聞而嘉之荅以優詔就加少府監臯行縣見一媪垂白而泣哀而問之對曰李氏之婦有二子鈞錡宦遊二十年不歸貧無以自給特鈞為殿中侍御史錡為京兆府法曹俱以文藝登科名重於時臯曰入則孝出則悌行有餘力然可以學文若二子者豈可備於列位由是舉奏並除名勿齒改處州別駕行州事以良政聞徵至京未召見因上書言理道拜衡州刺史坐小法貶潮州刺史時楊炎謫官道州知臯事直及為相復拜衡州初臯為御史覆訊懼貽太妃憂竟出則素服入則公服言兒如平常太妃竟不知及為潮州詭詞謂遷至是復位方泣以白且言非疾不敢有聞建中元年遷湖南觀察使前使辛京杲貪殘有將王國良鎮邵州武岡縣豪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國良危懼因人所苦遂散財聚衆據縣以叛諸道同討聯歲不能下臯授命日乃曰驅疲吐誅反側非所以奉聖朝事遣使遺國良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

蓋遭讒嫉救誤死而已將軍遇我何不速降我與將軍同為辛京杲所構我已蒙聖朝昭雪使我何心持刃殺將軍耶將軍以為不然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也國良捧書且憂且喜遣使請降亦未必決臯即日赴縣受降中道有候騎馳告曰國良軍中有變言降是詐也臯曰非爾輩所知遂留麾下兵單騎假稱使者徑入國良壘中國良召使者入臯遂大叫軍中曰有人識曹王否只我是國良何不速降一軍愕眙不敢動適有識者走至傳呼曰是國良匍匐叩頭請罪臯執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備散倉庫給兵士令復農桑有詔赦國良罪賜名惟新建中二年丁母艱奉喪至江陵會梁崇義反乃授起復左衛大將軍復還湖南尋加散騎常侍李希烈反遷江西道節度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至州集將吏而令曰嘗有功未申者別為行有策謀及器能堪佐軍者別為行有裨將伊慎李信潛劉旻皆自占臯察其詞氣驗其有功悉補大將擢王錡委之中軍以馬募許孟容為賓佐繕甲兵具戰艦將軍二萬餘初



伊慎將江西兵從李希烈平襄州及反懼臯任之乃陰遣遺之錄甲  
又詐爲慎書往復置遺于境上聞即遣中使斬慎臯表請捨令自効  
會與賊夾江爲陣中使又至臯乃勉令以功自贖賜之以所乘馬及  
器甲令將銘而先臯率軍繼之責其有成果大破賊斬首數百級慎  
方得免罪賊樹堡柵於蔡山臯度峻險不可攻乃聲音西取蘄州理  
戰艦分兵往南涯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戰  
艦南北與臯兵相去直蔡山三百餘里臯令步兵登舟順流東下不  
日拔蔡山賊還救間一日方至大破之因進拔蘄州降其將李良又  
取黃州斬首千餘兵益振舒王爲元帥加臯前軍兵馬使德宗居奉  
天淮南節度陳少遊強取鹽鐵錢其使包佶以財幣泝江次于蘄口  
時希烈已屠汴州又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蘄黃將絕江  
道臯遣伊慎將七千衆禦之遇于永安戍慎列三柵相去纔四里列  
鼓角中柵少誠至分兵圍之部隊未嚴聲鼓而三柵齊出奮擊不爲  
行陣賊亂少誠敗走斬首萬級封尸爲京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

進封五百戶上至梁州進獻繼至臯以上蒙塵于外不敢居城府乃  
於四塞山上游大洲屯軍從近縣爲軍市商貨畢至加工部尚書駕  
還京師又遣伊慎王鏐將兵圍安州州城阻澗水爲固攻之累日不  
下希烈遣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來援臯命李伯潛分師迎擊於廬  
山獲戒虛及大將二裨將二十斬首千餘面縛戒虛等之城下乃使  
人說之賊曰得大將及賓佐一二人爲信當降臯乃使王鏐馬彝繩  
城而入城中大呼乃出降希烈又遣兵援隨州臯令伊慎擊於厲鄉  
大破之復平靜白鴈等關希烈懼乃戢兵貞元初拜江陵尹荆南節  
度等使江漢倚臯爲固未幾李思登以隨州降凡下州四縣十七大  
小十餘陣未嘗敗衄淮西旣平請護喪祔東都上遣中使弔贈父右  
僕射母曹國太妃葬畢來朝詔還鎮出東都以拜棗觀者榮之先江  
陵東北有廢田旁漢古隄二處每夏則溢臯始命塞之廣田五千頃  
畝得一鈺規江南廢洲爲廬舍架江爲二橋流人自占二千餘戶自  
荆至樂鄉凡二百里旅舍鄉聚凡十數大者皆數百家楚俗佻薄不



穿井飲陂澤臯始命合錢開井以便人初平希烈吳少誠殺陳仙奇  
上以襄鄧要阨三年除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等使割汝隋隸焉  
練兵積糧市迴鶻馬益騎兵嘗大畋以教士少誠憚之性勤儉知人  
疾苦設監司能參聽下持將吏短長賞罰必信所至常平物貴則出  
賣之給將吏廩俸豪家不得擅其利常運心巧思爲戰艦挾二輪蹈  
之翔風鼓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又造歌器進入內中每遣  
人物常自秤量署之官匹帛皆印之絕吏之私初扶風馬彞未知名  
臯始辟之卒以正直稱漢陽王張柬之有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  
游宴臯將買之彞斂衽而言曰張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代保  
之王縱欲之奈何令其子孫自鬻焉臯謝曰主吏失詞爲足下羞微  
足下安得聞此言以改過遷善知人任下爲已任故宿從將佐多至  
大官貞元八年三月恭卒于位年六十廢朝三日贈右僕射賜弔有  
差謚曰成子象古道古復古象古自衡州刺史爲安南都護元和十  
四年爲楊清所殺妻子支黨無噍類焉楊清者代爲南方酋豪屬象

古自象人心不耐又惡清之強自驍州刺史召爲牙門將鬱鬱不快  
無何邕管黃家賊叛詔象古發兵數道共討之象古命清領兵三千  
赴焉清與其子志烈及所親杜士交潛謀逆戈夜襲安南數日城陷  
象古故及於害朝廷命唐州刺史桂仲武爲都護且招諭之赦清以  
爲瓊州刺史仲武至境清不納復約束部將戮憚虛人無聊生仲  
武使人諭其酋豪數月間歸附繼至約兵七十餘人收其城斬清及  
其子志貞籍沒其家志烈與士交敗保于長州之鑿溪尋以所部兵  
來降道古登進士第遷司門員外郎便佞巧宦早昇朝籍常以酒肴  
慕博游公卿門角賭之際每僞爲不勝而厚償之故當時有虛名而  
嗜利者悉與之狎歷利隨唐睦四州刺史由黔中觀察爲鄂岳沔蘄  
安黃團練觀察使時元和十一年也初以柳公綽在鎮無功議將代  
之裴度言道古嗣曹王臯之子臯嘗以江漢兵遏希烈之亂威惠至  
今在人復用其子必能繼美憲宗然之故有此授及赴鎮倍道而行  
以數百緡入安州城時公綽殊未意道古至惶駭而出家財多爲所



卷八十一  
六  
奉十二年道古攻申州克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帥  
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分出其衆道古之衆驚亂爲虜所殺初李  
聽守安州未嘗退衄及道古至誣奏聽移去之乃自帥兵出穆陵士  
卒驕惰賜給多闕其度支供軍錢道古半以奉權倖半以沒已人皆  
怨怒不肯力戰賊亦易道古以羸兵抵之故道古前後再攻破申州  
外城而不能拔至李愬入蔡州乃降元和十三年入爲宗正卿道古  
在鄂州日以貪暴聞懼終得罪乃薦山人柳泌以媚於上後又爲左  
金吾衛將軍憲宗季年頗信方士銳於服食詔天下搜訪奇士宰相  
皇甫鏘方諛媚固寵道古言柳泌有道術鏘得而進之待詔翰林憲  
宗服餌過當暴成狂躁之疾以至棄代穆宗在東宮扼腕於其事及  
居喪皆竄逐誅之鏘旣貶責授道古循州司馬終以服丹藥歐血而  
卒

史臣曰李勉李臯稟性端莊處身廉潔臨民莊事動有美聲可謂宗  
師之英也若夫治軍旅禦寇戍謀必成戰必勝則又勉不及臯  
道古便佞奸以事君何父子之不相類也  
贊曰我宗之英曰臯與勉才雖不同道豈相遠

唐書列傳卷八十一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二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抱玉

李抱真

王虔休

盧從史

李芘

李澄族弟元素

李抱玉武德功臣安興貴之裔代居河西善養名馬為時所稱群從兄弟或徙居京華習文儒與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風抱玉少長西州好騎射常從軍幕沉毅有謀小心忠謹乾元初太尉李光弼引為偏裨屢建勳績由是知名二年自特進右羽林軍大將軍知軍事遷鴻臚卿真外置同正員持節鄭州諸軍事兼鄭州刺史攝御史中丞鄭陳穎亳四州節度時史思明陷洛陽光弼守河陽賊兵鋒方盛光弼謂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城也賊帥周摯領安太清徐黃王等先次南城將陷之抱玉乃給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眾大喜斂軍以俟之抱玉



因得繕完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欺給急攻之抱王出奇兵表裏夾攻殺傷甚衆摯軍退光弼自將于中灘城摯捨南城攻中灘不勝乃整軍將攻北城光弼以兵出戰大敗之固河陽復懷州皆功居第一遷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代宗即位擢爲澤潞節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加領陳鄭二州遷兵部尚書抱王上言臣貫屬涼州本姓安氏以祿山構禍恥與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賜姓李氏今請割貫屬京兆府長安縣許之因是舉宗並賜國姓廣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師乘輿幸陝諸軍潰卒及村閭亡命相聚爲盜京城南面于午等五谷群盜頗害居人朝廷遣薛景仙領兵爲五谷使招討連月不捷乃詔抱王兼鳳翔節度使討之抱王探知賊帥行止之處先分屯諸谷乃設奇潛使輕銳數百南自洋州入攻之賊帥高玉方與諸偷會遠爲銳卒數十人掩擒之因大搜獲偷黨悉斬之餘黨不討自潰旬口內五谷平以功遷司空餘並如故時吐蕃每歲犯境上以岐陽國之西門寄在抱王恩寵無比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又兼山南西道節度使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判梁州事連任三道節制兼領鳳翔潞梁三大府秩處三公抱王以任位崇重抗疏懇讓司空及山南西道節度判梁州事乞退授兵部尚書上嘉其謙讓許之抱王凡鎮鳳翔十餘年雖無破虜之功而禁暴安人頗爲當時所稱大曆十二年卒上甚悼之輟朝三日贈太保

李抱真抱王從父弟也抱王爲澤潞節度使甚器抱真任以軍事累授汾州別駕當是時僕固懷恩反于汾州抱真陷焉乃脫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迴紇所將朔方兵又勁憂甚召見抱真問狀因奏曰郭子儀領朔方之衆人多思之懷恩欺其衆曰子儀爲朝恩所殺詐而用之今復子儀之位可不戰而克其後懷恩子瑒爲其下所殺懷恩奔遁多如抱真策因是遷殿中少監居頃之爲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抱真因中謝言曰臣雖無可取當今百姓勞逸繫在牧守願得一郡以自試上許之改授澤州刺史兼爲澤潞節度副使居二年轉懷州刺史後爲懷澤潞觀察使留後凡八年抱王卒抱真仍領留後抱



真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乘戰餘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徵之都試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鄉得成卒二萬前既不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軍步兵冠諸軍無幾復代李承昭爲昭義軍及礪邢節度觀察留後加散騎常侍德宗即位拜檢校工部尚書兼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支度營田澤潞礪邢觀察使建中三年田悅以魏博反乃悉兵圍邢州及臨洺益急詔河東節度使馬燧及神策兵救之抱真與燧敗悅兵於雙岡斬悅將楊朝光又擊破悅于臨洺遂解臨洺及邢州之圍以功加檢校兵部尚書復與燧大破悅於洺水悅以數百騎走歸魏州復與燧圍魏州又敗悅於城下以功加檢校右僕射時悅窘蹙朱滔王武俊皆反聯兵救悅抱真與燧等退次魏縣上幸奉天中使告問至諸將皆仰天慟哭李懷光席卷奔命

馬燧李芄各引兵歸鎮朱泚旣汙宮闕時李希烈陷大梁李納亦反鄆州無何上幸梁州李懷光又竊據河中抱真獨於擾攘傾潰之中以山東三州外抗群賊內輯軍士群賊深憚之興元初遷檢校左僕射平章事時朱滔悉幽薊軍借兵迴紇擁衆五萬南向以應泚攻圍貝州初群賊附於希烈希烈僭僞有臣屬群賊意群心稍離上自奉天下罪已之詔悉赦群賊抱真乃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合從擊朱滔武俊許之時兩軍尚相疑抱真乃以數騎徑入武俊營其將去也賓客皆止之抱真遣軍司馬盧玄卿勒軍部分曰僕今日此舉擊夫下安危僕死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唯子奮勵士馬東向雪僕之恥亦唯子言訖而去武俊設備甚嚴抱真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朱滔攻圍貝州此輩皆欲陵駕吾屬足下旣不能自振數賊之上捨九葉天子而北面臣反虜乎乃者聖上奉天下罪已之詔可謂禹湯之主也因言及播越待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因退卧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



身已許公死敵矣遂與結為兄弟而別約明日合戰遂擊破朱滔于  
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戶貞元初朝于京師居頃之還鎮  
抱真沉斷多智計嘗欲招致天下賢雋聞人之善必令持貨幣數千  
里邀致之至與語無可採者漸退之時天下無事乃大起臺榭穿池  
沼以自娛晚節又好方士以異長生有孫季長者為抱真鍊金丹始  
抱真曰服之當昇僊遂署為賓僚數謂叅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  
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  
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  
數日矣道士牛洞玄以猪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  
僊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初抱真父疾好機祥或令厭勝為  
巫祝所惑請降官爵以禳除之是年凡七上章讓司空復為檢校左  
僕射貞元十年卒時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贈太保賻以布帛米粟有  
差抱真薨之日其子殿中侍御史絨匿喪不發營田副使盧會昌令  
抱真從甥元仲經潛與絨謀其明日將吏會集仲經詐為抱真令曰

吾疾甚不能莅職今令絨掌軍事諸軍善佐之節度副使李說及諸  
將吏俛首皆曰諾須臾絨盛服而出眾皆拜之絨乃悉府藏頒賞軍  
士盧會昌仍詐為抱真表請以職事付絨翌日又令諸將連奏請絨  
領軍上已聞抱真卒乃遣中使第五守進馳傳觀變且令以軍事屬  
於大將王延貴守進至潞州絨詐言抱真疾病請見明日如此者凡  
三日絨乃出見中使左右皆陳兵甚嚴備中使謂絨曰朝廷已知相  
公薨歿今以兵務屬延貴侍御宜歸發喪行服也絨愕然出謂諸將  
曰有詔不許絨掌事諸公意如何將吏莫有對者絨懼而退遽以使  
印及管鑰歸監軍是日乃發喪畢一哭中使召延貴以口詔令視事  
趣遣絨赴東都元仲經逃于外延貴捕得殺之既歸罪仲經盧會昌  
得不坐絨初謀亂遣裨將陳榮詐以文書告成德節度使王武俊求  
假財帛武俊大怒曰吾與汝府公善者異恭王命非同惡也今聞已  
亡孰詐令其子而不俟朝言耶何敢告我況有求也乃因陳榮而遣  
使讓絨焉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也本名延貴少涉獵書籍鄉里間以信義畏慕之尤好武藝天曆中汝州刺史李深用之為將久之澤潞節度李抱真聞名厚以財帛招之累授兵馬使押衙建中初抱真統兵馬與諸將征討河北其雙岡水寨營等陣虔休攻戰居多擢為步軍都虞候累加兼御史中丞大夫賜實封百戶洎抱真卒裨將元仲經等議立抱真子緘軍中擾亂虔休正色言於衆曰軍州是天子軍州將帥闕合待朝命何乃云云妄生異意軍中服從其言由是竟免潰亂朝廷知而嘉之以邕王為昭義節度觀察大使授虔休潞州左司馬依前兼御史大夫掌留後仍賜名虔休號令安撫軍州大理二歲遷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澤潞磁邢洛觀察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貞元十五年卒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贈左僕射賻以布帛米粟虔休性恭勤儉省節用管內州倉庾皆積糧儲可支軍人數歲又常撰誕聖樂曲以進其表曰臣聞於師夫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音以知聲審樂以知政則理道備矣清明廣大終始周旋與天地同其和與四時

合其序豈止於鍾鼓管磬云乎哉臣伏見開元中天長節著于甲令每於是日海縣懽娛稱萬壽之無疆樂一人之有慶故能追亮按舞邁禹謦湯自周已後不能議矣臣竊以陛下降誕之辰未有惟新之曲雖大和已布於六氣而大樂未宣於八音無乃臣子之分或有所闕愚臣不揆頑昧敢思祖述每思歌竊扞忘寢與食矣適遇有知音者與臣論及樂章探微蹟與窮理盡性臣乃遣造繼天誕聖樂一曲大抵以宮為調表五音之奉君也以上為德知五運之居中也凡二十五遍法二十四氣而足成一歲也每遍一十六拍象八元八凱並備於朝也所翼雲門咸池永傳於律呂空桑孤竹合薦於宮懸不聞德禮之聲長作中和之樂可使九域之人頌忘於肉味四夷之俗均推於薰風與唐惟休終古盡善臣不勝懇款屏營之至謹昧死陳獻以聞其所造譜謹同封進先時有太常樂工劉玠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此曲以進今中和樂起此也

盧從史其先自元魏已來冠冕頗盛父虔少孤好學舉進士歷御史



府二院刑部郎中江汝二州刺史秘書監從史少矜力習騎射遊澤  
路間節度使李長榮用爲大將德宗中歲每命節制必令採訪本軍  
爲其所歸者長榮卒從史因軍情且善迎奉中使得授昭義軍節度  
使漸狂恣不道至奪部將妻妾而辯給矯妄從事孔戡等以言直不  
從引去前年丁父憂朝言未議起復屬王士真卒從史竊獻誅承宗  
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討賊兵出逗留不進陰與  
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賊號又高其芻粟之價售於度支諷朝廷求  
宰相且誣奏諸軍與賊通兵不可進上深患之護軍中尉吐突承璀  
將神策兵與之對壘從史往往過其營博戲從史奢貪好得承璀出  
寶帶竒玩以炫耀之時其愛悅而遣焉從史喜甚日益狎上知其事  
取裴珣之謀因戒承璀伺其來博拊語幕下伏壯士突起持梓出帳  
後縛之內車中馳以赴闕從者驚亂斬十數人餘號令乃定且宣諭  
密詔追赴闕庭都將烏重胤素懷忠順乃嚴戒其軍衆不敢動會夜  
使疾驅未明出境道路人莫知元和五年四月制曰邪以蓄衆自強

後事奸以事君所宜用鉞故楚人告變韓信患釋於事尤蜀士徵  
鍾會禍生於部下況害深楚蜀功匪鍾韓構此厲階布於公議懷私  
負德合寘於嚴科屈法申恩尚從於寬典前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  
節度事盧從史權自裨將居于大藩不思報國之誠每設徇身之計  
比丁家禍曾無戚容行棄人倫孝虧天性屬常山稱亂朝制未行固  
願興師苟求復位刻期効用請以身先指日投誠誓云禍致示於懷  
撫推以信誠排衆論以釋其背麻決中心而授之鈇鉞委以重任命  
之專征章奏所陳事無違者恩光是貸予何愛焉而乃冒利蓄奸隳  
政敗度成師旣出保敵而交通邪計以行臨戎而向背諸侯盡力而  
不應遺寇遊魂而是託臣節旣喪恩豈念於生成台位十求禮頓虧  
於忠敬肆其醜行熾以兇威至於逼脅軍中潛施賊號陵汗麾下實  
玷皇風貨以藩身虐而用衆士庶怨而罔恤將校勞而不圖臬於陶  
鈞行事至此視於天地負我何多且辜覆載之仁寧道神鬼之責况  
頃年上請就食山東及遣旋師不時恭命致動其衆覲生其心賴劉



濟抗忠正之辭使邪豎絕遲迴之計加以徧毀隣境密疏事情反覆百端高下萬變心無貶愧事至滿盈朕念以始終務於含昏所期悔過豈謂踰兌而昭義軍忠節夙彰義聲昭著發其衆怒叶以一心顧大惡而不容幸全軀而自免宜從大戮以正彝章尚以曾列方隅嘗經任使惜君臣之體抑中外之情俾投魑魅之鄉以解人神之憤可貶驩州司馬嗚呼奸由事驗自開棄絕之門禍實已招豈漏恢疎之網凡百多士宜諒朕懷子繼宗等四人並貶嶺外

李芄字茂初趙郡人也解褐上邽主簿三遷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山南東道觀察支使嚴武爲京兆尹舉爲長安尉李勉爲江西觀察使署奏秘書郎兼監察御史爲判官永泰初轉兼殿中侍御史時宣饒二州人方清陳莊聚衆據山洞西絕江路劫商旅以爲亂芄乃請於秋浦置州守其要地以破其謀李勉然其計以聞代宗嘉之以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池州焉芄攝行州事無幾乃兼侍御史居無何魏少遊代勉爲使復署奏檢校虞部員外郎賜金紫爲

都團練副使頃之攝江州刺史州人便之丁母憂免喪永年軍節度李勉署奏檢校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爲判官尋攝陳州刺史歲中即值李靈耀反於汴州勉署芄兼亳州防禦使練達軍事兵備甚肅又開陳穎運路以通漕輓德宗嗣位授檢校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河陽三城鎮過使撫勞備至資廩善者必先軍士間一年爲節度使路嗣恭之副加檢校左庶子河陽三城懷州節度觀察使以東畿汜水等五縣隸焉時河南北連大兵詔益以神策汝陝之師芄進收新鄉共城遂圍衛州明年詔與河東節度馬燧等諸軍破田悅於汧水以功加檢校兵部尚書累封開郡王實封一百戶進圍悅於魏州將符璘以精騎五百夜降芄開營以納之明日歸璘於招討使上居奉天敕軍還興元初檢校右僕射無何以疾固讓罷歸芄將請告謂所親曰今年夏被蝗旱人主馱兵革然則天下城壘堅厚矣戈鋌銛利矣以力勝之則有得失其可盡乎除弊之急莫先德化循而理之斯易致耳方鎮之戴翼時主宜先退讓貪穢持祿吾所不取也吾旣疾病



豈能言而不踐乎乃手疏乞罷貞元元年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贈太子太保

李澄遼東襄平人隋蒲山公寬之後也居京兆父鎬清江太守以澄贈工部尚書澄以武藝為偏將累除試將作監隸於江淮都統李岷建中初以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隸於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及勉移理汴州乃奏澄為滑州刺史四年冬李希烈陷汴州勉奔歸行在澄遂以城降希烈偽署尚書令兼滑州永平軍節度使興元元年春澄密令親信人盧融間道賫表達於奉天上嘉之乃以帛詔載於蠟丸中加澄刑部尚書兼汴州刺史汴滑節度觀察使澄祕而未宣乃集州兵嚴加訓習希烈頗疑之乃令養子六百人戍之以虞其變希烈苦攻寧陵邀澄率其眾至石柱澄令縱火焚營而偽遁誘六百人因驚行剽而加其罪果大俘掠悉令斬之以告希烈不能詰焉無幾希烈遣其將翟暉等寇陳州久之未復是歲十月澄以汴州兵寡度希烈不能制已又會中官薛盈珍持節且至加檢校兵部尚書

封武威郡王賜實封五百戶澄乃乘勢力焚賊旌節誓眾歸國及十一月希烈既失澄又聞翟暉大敗由是奔歸蔡州澄遠率眾將復汴州屯於城北門恒怯不敢進及宣武軍節度使劉洽師至城東門賊將田悅珍開關以納之翌日澄方自北入洽已據于城澄乃舍於浚儀縣兩軍將士日有忿競不自安會鄭州賊將孫德成於澄澄遣其子清赴之先是河陽軍節度使李元平遣其將雍羅攻鄭州顯所過縱掠夜拒之尤固及清至遂納之顯怒攻浚清以眾助之殺登城者數十人顯方引退又焚陽武而歸澄乃出赴鄭州朝廷特授清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更名克寧貞元元年三月就加澄檢校左僕射義成軍鄭滑許等州節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贈布帛粟有差仍令左散騎常侍歸葬敬充弔祭使所緣喪葬並勒官給澄實以八月癸未終克寧祕之以九月庚寅欲自起視事其行軍司馬馬鈺不許克寧陰遣殺之乃墨紼而出加卒於城門將為不順劉洽出師屯於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由是克寧不敢妄發



然道路絕商旅者凡十四五日及賈耽代澄克寧護喪將歸乃悉索府中財貨以夜出城軍人從而剽奪及明殆盡澄偃至京師又賜克寧莊一所錢千貫粟麥二千碩澄初封隴西郡公進武威郡王每上疏連稱二封頗為時人所哂

李元素字大朴蒲山公密之孫任侍御史時杜亞為東都留守惡大將令狐運會盜發洛城之北運適與其部下攻于北郊亞意其為盜遂執訊之逮繫者四十餘人監察御史楊寧按其事亞以為不直密表陳之寧遂得罪亞將逞其宿怒且以得賊為功上表指明運為盜之狀上信而不疑宰臣以獄大且審奏請覆之命元素就決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之元素不荅亞遂上疏又誣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上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詞上又曰且去元素復奏曰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上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寃狀明白上乃寤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其真賊元素由是為時器重遷給事中時美官缺必

指元素遷尚書右丞數月鄭滑節度盧勣卒遷命元素兼御史大夫鎮鄭滑就加檢校工部尚書在鎮稱治元和初徵拜御史大夫自貞元中位缺久難其人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及居位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久之寤不得志見客必曰無以某官散相踈也見屬官必先拜脂韋在列大失人情李錡為亂江南遂授元素浙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數月受代入拜國子祭酒尋遷大常卿轉戶部尚書判度支元素少孤奉長姊友敬加於人及其姊歿沉悲溝疾上疏懇辭職從之數月以出妻免官初元素再娶妻王氏石泉公方慶之孫性柔弱元素為郎官時娶之甚禮重及貴溺情僕妾遂薄之且又無子而前妻之子已長無良元素寢疾昏惑聽譖遂出之給與非厚妻族上訴乃詔曰李元素病中上表懇切披陳云妻王氏禮義殊乖願與離絕初謂素有醜行不能顯言以其大官之家所以令自處置訪聞不曾告報妻族亦無明過可書蓋是中情不和遂至於此脅以王命當日遣歸給送之間又至單薄不唯王氏受辱實亦朝情悉



驚如此理家合當懲責宜停官仍令與王氏錢物通所奏數滿五千貫元和五年卒贈陝州大都督

史臣曰李抱玉李抱真以武勇之材兼忠義之行有唐之良將也且如農隙教潞人之射數騎入武後之營非有奇謀孰能如是惜乎服食求仙為藥所悞王虔休不黨僭命有足可嘉盧從史動多懷姦自貽伊戚凡則老也知足澄則過而改圖元素為御史時執德不回居大夫日其心甚短因緣七出益露醜聲善少惡多又何足算替曰抱玉抱真我朝良將虔休之心亦多可尚史懷姦謀凡將祿讓澄迷却行素貪一嚮吾誰與欺豈如忠諫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二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三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晟子愿 慈聽 憑憲 慈恕 怵 王佖

李晟字良器隴右臨洮人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為裨將晟生數歲而孤事母孝謹性雄烈有才善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絕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關頗傷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引弓一發而斃三軍皆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高昇雅聞其名召補列將嘗擊魯州叛羗於高當川又擊宕州連狂羗於罕山皆破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同正廣德初鳳翔節度使孫志直署晟摠遊兵擊破党項羗高王等以功授特進試光祿卿轉試太常卿大曆初李抱玉鎮鳳翔署晟為右軍都將四年吐蕃圍靈州抱玉遣晟將兵五千以擊吐蕃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千人疾出大震關至臨



兆屠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吐蕃因解靈州之圍而去拜開府儀同三司無幾兼左金吾衛大將軍涇原四鎮北庭都知兵馬使并摠遊兵無何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兵敗虜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亂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虜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留居宿衛為右神策都將德宗即位吐蕃寇劔南時節度使崔寧朝京師三川震恐乃詔晟將神策兵救之授大子賓客晟乃踰漏天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絕大渡河獲存虜千餘級虜乃引退因留成都數月而還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將兵圍臨洺邢州詔以晟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合兵救臨洺尋加兼御史中丞河東昭義軍攻楊朝光於臨洺南晟與河東騎將李自良李奉國擊悅於雙岡悅兵却遂斬朝光戰於臨洺諸軍皆却晟引兵渡洺水乘冰而濟橫擊悅軍王師復振擊悅大破之三年正月復以諸道軍擊敗悅軍於洺水遂進攻魏州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實封百戶無幾兼魏府左司馬

時李滔王武俊聯兵在深趙怒朝廷賞功薄田悅知其可圖盡徙其兵與武俊應之遂以兵圍康日知于趙州李抱真分兵二千人守邢州馬燧大怒欲班師晟謂燧曰初奉詔進討三帥齊進李尚書以邢州與趙州接壤分兵守之誠未為害其精卒銳將皆在於此今公遽自引去奈王事何燧釋然謝晟燧乃自造抱真壘與之交歡如初王武俊攻趙州晟乃獻狀請解趙州之圍欲引兵赴定州與張孝忠合勢欲圖范陽德宗壯之加晟御史大夫俾禁軍將軍莫仁權趙州旣杜李此皆隸焉晟自魏州引軍而北徑趨趙州武俊聞之解圍而去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合北略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於清苑決水以灌之田悅王武俊皆遣兵來救戰於白樓賊犯義武軍稍却晟引步騎擊破之晟所乘馬走中流矢踰几城中益急滔武俊大懼乃悉收魏博之衆而來復圍景軍晟內圍景齊外與滔等拒戰日數合自正月至于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者數焉軍吏合謀乃以馬輿還定州賊不敢逼晟疾間復將進師會京城變起德宗在奉天詔晟赴



難晟承詔泣下即日欲赴關輔義武車間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為輕  
重不欲晟去數謀沮止晟軍晟謂將吏曰天子播越於外人臣當自  
舍一身死而後已張義武欲沮吾行吾當以愛子為質選良馬以啗  
其意乃留子憑以為婚義武軍有大將為孝忠委信者謁晟晟乃解  
玉帶以遺之因曰吾欲西行願以為別陳赴難之意受帶者果德晟  
乃諫孝忠勿止晟晟得引軍踰飛狐師次代州詔加晟檢校工部尚  
書神策行營節度使實封一百戶晟軍令嚴肅所過樵採無犯自河  
中由蒲津而軍涇北壁東渭橋以逼泚時劉德信將子弟軍救襄城  
敗於包圍聞難率餘軍先次渭南與晟合軍軍無統一晟不能制德  
信因入晟軍乃數其罪斬之晟以數騎馳入德信軍撫勞其眾無敢  
動者既併德信軍軍益振時朔方節度使李懷光亦自河北赴難軍  
於咸陽不欲晟獨當一面以分已功乃奏請與晟兵合乃詔晟移軍  
合懷光軍晟奉詔引軍至陳濤斜軍壘未成賊兵遽至晟乃出陣且  
呼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剋今離其窟穴敢出索戰此殆

天以賊賜明公也懷光恐晟立功乃曰吾軍迺至馬未秣士未飯詎  
可戰耶不如蓄銳養威俟時而舉晟知其意遂收軍入壘時興元元  
年正月也每將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指道懷光望見  
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賊也晟曰晟父在涇  
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耳懷光益不悅陰有異  
志遷延不進晟因人說懷光曰寇賊竊據京邑天子出居近甸兵柄  
廟略屬在明公公宜觀兵速進晟願以所部得奉嚴令為公前驅雖  
死不悔懷光益拒之晟兵軍於朔方軍北屯晟與懷光同至城下懷  
光軍輒虜驅牛馬百姓苦之晟軍無所犯懷光軍惡其獨善乃分所  
獲與之晟軍不敢受久之懷光將謀沮晟軍計未有所出時神策軍  
以舊例給賜厚於諸軍懷光奏曰賊寇未平軍中給賜咸宜均一今  
神策獨厚諸軍皆以為言臣無以止之惟陛下裁處懷光計欲因是  
令晟自署侵削已軍以撓破之德宗憂之欲以諸軍同神策則財賦  
不給無可奈何乃遣翰林學士陸贄往懷光軍宣諭仍令懷光與晟



衆咸所宜以聞贊晟俱會於懷光軍懷光言曰軍士稟賜不均何以  
今戰贊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弛張號令皆得專之晟當將  
一軍唯公所指以効死命至於增損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無以  
難晟又不欲侵刻神策軍發於白已乃止懷光屯咸陽堅壁八十餘  
日不肯出軍德宗憂之屢降中使促以收復之期懷光託以卒疲更  
請休息以伺其便然陰與朱泚交通其迹漸露晟懼爲所併乃密疏  
請移軍東渭橋以分賊勢上初未之許晟以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  
有所備蜀漢之路不可壅也請以裨將趙光鈺爲洋州刺史唐良臣  
爲利州刺史晟子塔張或爲劍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初  
納之未果行無何吐蕃請以兵佐誅泚上欲親撓六師移幸咸陽以  
促諸軍進討懷光聞之大駭疑上奪其軍謀亂益急時廊坊節度李  
建徽神策將楊惠元及晟並與懷光聯營晟以事迫會有中使過晟  
軍晟乃宣令云奉詔徙屯渭橋乃結陣而行至渭橋不數日懷光果  
劫建徽惠元而併其兵建徽遁免惠元爲懷光所害是日車駕幸梁

州時變生倉卒百官扈從者十二三駱谷道路險阻儲供無素從官  
乏食上歎曰早從李晟之言二蜀可坐致也晟大將張少弘自行在  
傳口詔授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安衆心晟拜哭受  
命且曰長安宗廟所在爲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復京師乃浚城隍  
繕兵甲以圖收復晟以孤軍獨當強寇恐爲二賊之所併乃卑詞厚  
幣僞致誠於懷光外示推崇內爲之備時蒞粟未集乃令檢校戶部  
郎中張或假京兆少尹擇官吏以賦渭北畿縣不旬日藜糧皆足晟  
乃大陳三軍令之曰國家多難亂逆繼興屬車駕西幸關中無主予  
代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況當此時不能誅滅兇渠以取富貴  
非人豪也渭橋橫跨大川斷賊首尾吾與公等勦力勤王擇利而進  
與復大業建不世之功能從我乎三軍無不泣下曰唯公所使晟亦  
歔歔流涕是時朱泚盜據京城懷光圖爲反噬河朔僭僞者三李納  
虎視於河南希烈鴟張於汴鄭晟內無貨財外無轉輸以孤軍而抗  
劇賊而銳氣不衰徒以忠義感於人心故英豪歸向戴休顏率奉天



之衆韓遊瓌治邠寧之師駱元光以華州之兵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之旅屯七盤皆稟晟節度晟軍大振懷光以休顏遊瓌從晟益懼晟又致書於懷光諭以禍福令破賊迎鑾以掩前過懷光卒不悟軍衆漸多離散糗糧且竭虜剽無所得懼爲晟所襲三月懷光自三原富平東抵奉天所至焚掠乃自馮翊入據河中懷光將孟涉段威勇者本神策將惡懷光之不臣旣至富平結陣於軍中外向大呼而去懷光不能制涉威勇以數千人歸晟乃陳兵受涉等降卒乃奏授涉檢校工部尚書威勇兼御史大夫德宗之幸山南旣入駱谷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內兵勢懸隔李晟可辦事乎瑊對曰李晟秉義執志臨事不可奪以臣計之破賊必矣帝意始安是月渾瑊步將上官望自間道懷詔書加晟檢校右僕射兼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益寶封三百戶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晟承詔流涕時帝欲移幸西川晟上表請駐蹕梁漢擊億兆之心圖翦滅之勢若規小捨大作都岷峨即人心失望武士謀臣無所施矣四月有詔加

晟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京兆府司錄李敬仲自京城來諫議大夫鄭雲逵自奉天至晟以京兆少尹張彧爲副使鄭雲逵爲行軍司馬李敬仲爲節度判官俾同主軍畫又請以懷光舊將唐良臣保潼關以河中節度授之戴休顏守奉天請以鄜坊節度授之上皆從之渭橋舊有粟十餘萬斛度支先饋懷光軍欲盡晟又奏曰近畿雖乘兵亂猶可賦斂儻寇賊未滅宿兵曠時人廢耕桑又無儲蓄非防微制勝之術也上納之晟乃於畿甸率聚征賦吏民樂輸守禦益固由是軍不乏良神策軍家族多陷於泚晟家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無忌之壻詣晟軍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聞晟曰爾敢與賊爲間遽命斬之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亦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心卒無離叛者會將吏數輩自賊中逃來言泚衆勢雖可滅之狀士心益奮先是賊將姚令言及僞中丞崔宣成使謀覘我軍爲邏騎所得拘送於晟晟解縛食而遣之誠之曰爾報崔宣善



為賊守諸人勉力自固勿不忠於賊也五月三日晟引軍抵通化門  
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晨集將佐圖兵所向諸將曰先拔外城既有市  
里然後北清宮闕晟曰若先收坊市巷陌隘狹間以居人若賊設伏  
格鬪百姓器潰非計也且賊重兵堅甲皆在苑中若自苑擊其心腹  
彼將圖走不暇如此則宮闕保安市不易肆計之上也諸將曰善乃  
移書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剋期進軍於城下其月二十五日夜晟自  
東渭橋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以薄京城晟臨高指麾令設壕柵  
以候賊軍俄而賊衆大至賊驍將張庭芝李希倩逼柵求戰晟謂諸  
將曰吾恐賊不出今冒死而來天贊我也勒吳詵康英俊史萬頃孟  
涉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遣李演孟華以  
精卒救之中軍鼓譟演力戰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敗之僅  
屍蔽地餘衆走入白華夜聞慟哭之聲翌日將復出師諸將請待西  
軍至則左右夾攻晟曰賊既傷敗須乘勝撲滅若俟其有備豈王師  
之利耶如待西軍恐失機便二十八日晟大集諸將駱元光尚可孤

兵馬使吳詵王佖都虞候邢君牙李演史萬頃神策將孟涉康英俊  
華州將郭審金權文成商州將彭元俊等號令誓師畢陳兵於光泰  
門外乃使王佖李演率騎軍史萬頃領步卒直抵苑墻神慶村晟先  
是夜使人開苑墻二百餘步至是賊已樹木柵之賊倚柵拒戰晟叱  
軍士曰安得縱賊如此當先斬公等萬頃懼先登柵而入王佖騎  
軍繼進賊即奔潰獲賊將段誠諫大軍分道並入鼓譟雷動姚令言  
張庭芝李希倩猶力捍官軍晟令決勝軍使唐良臣兵馬使趙光銑  
楊崇榮孟日華等步騎齊進賊軍陣成而屢北賊士餘合乘勝驅蹙  
至于白華忽有賊騎千餘出於官軍之背晟以麾下百餘騎馳之左  
呼曰相公來賊聞之驚潰官軍追斬不可勝計未此姚令言張庭  
芝尚有衆萬人相率遁走晟遣田子奇追之其餘兇黨相率來降是  
日晟軍入京城勒兵屯於含元殿前晟舍於右金吾仗仍號令諸軍  
曰晟實不武上憑睿算下賴士心幸得殲厥兇渠肅清宮禁皆三軍  
之力也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人之義也晟



與公等公有家室離別數年今已成功相見非晚五日內不得輒通  
家信違命者斬乃遣京兆尹李齊運攝長安令陳元衆攝萬年令韋  
上及告喻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尚可孤軍人有擅取賊馬者  
殺大將高明曜虜賊女妓一人司馬伯取賊馬二匹晟皆立斬之莫  
敢忤視士庶無不感悅咸歎欷流涕遠坊居人亦有經宿方知者二  
十九日令孟涉屯於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自  
屯於安國寺是日斬賊將李希倩等八人徇于市六月四日晟破賊  
布至梁州上覽之感泣群臣無不隕涕因上壽稱萬歲奏曰李晟  
虜奉聖謨盪滌兇醜然古之樹勳力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不驚  
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已來未之有也  
上曰天生李晟為社稷萬人不可為朕也百官拜賀而退是日晟斬偽  
相李忠臣張光晟蔣鎮喬琳洪經綸崔宣等又表守臣節不屈于賊  
者程鎮之劉迺蔣沅趙曄薛岌等晟初屯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  
退宿介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少

人臣但當死節垂象玄遠吾安知天道耶至是謂叅佐曰前者士大  
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緯盈縮無  
準晟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叅佐歎服皆曰非所及也尋  
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一千戶晟綜理以備百司令大將吳詵將  
兵三千至寶雞清道晟又請至鳳翔迎扈不計七月十三日德宗至  
自興元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兵扈從晟與駱元光尚可孤以其  
兵奉迎時元從禁軍及中南隴州鳳翔之衆步騎凡十餘萬旌旗連  
亘數十里傾城士庶夾道歡呼晟以戎服謁見于三橋上駐馬勞之  
晟再拜稽首初賀元惡殄滅宗廟再清宮闈成肅扞舞感涕跪而言  
曰臣忝備爪牙之任不能早誅妖逆致變輿舟遷及師於城隅累月  
方殄賊寇皆臣庸懦不任職之責敢請死罪伏於路左上為之掩涕  
命給事中齊映宣旨令左右起晟於馬前是月御殿大赦贈晟父欽  
太子太保母王氏贈代國夫人賜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延平門之  
林園女樂八人入第之日京兆府供帳酒饌賜教坊樂具鼓吹迎導



宰臣節將送之京師以爲榮觀上思晟勲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刊石立於東渭橋與天地悠久又令太子書碑詞以賜晟晟以涇州倚邊屢害戎帥數爲亂階乃上書請理不用命者兼備耕以積粟攘却西蕃上皆從之詔以晟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仍充隴右涇原節度兼管內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初帝在奉天鳳翔軍亂殺其帥張鎰立小將李楚琳至是楚琳在朝晟請以楚琳俱往鳳翔將誅之上以初復京師方安反側不許八月晟至鳳翔理殺張鎰之罪斬王斌等十餘人初朱泚亂時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立別將田希鑒方屬播遷不逞討伐以涇帥授之至是晟奏曰近者中原兵禍皆起涇州且其地逼西戎易爲反覆希鑒兇徒將校驕逆若不懲革終爲後患從之晟至鳳翔託以巡邊至涇州希鑒迎謁於坐執而誅之并誅害河清者石哥等三十餘人具事以聞上口涇州亂逆泉蒙非晟莫能理之還鎮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爲涇原節度使吐蕃深畏之晟常曰河隴之陷也豈吐蕃力取之咎

因將帥倉暴種落獲貳人不得耕稼展轉東徙自棄之耳且土無絲絮人苦征役思唐之心豈有已乎乃傾家財以賞降者以懷來之降虜浪息曩晟奏封王每蕃使至晟必置息曩於坐衣以錦袍金帶以寵異之蕃人皆相指曰榮羨息曩蕃相尚結贊頗多詐謀尤惡晟乃相與議云唐之名將李晟與馬燧渾瑊耳不去三人必爲我憂乃行反間遣使因馬燧以請和旣和即請盟復因盟以虜瑊因以責燧貞元二年九月吐蕃用尚結贊之計乃大興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且曰召我來何不以牛酒犒勞徐乃引去持是聞晟也是役也晟先令衙將王佖選銳兵三千設伏於汧陽諷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汝必受其弊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似如晟節度果遇結贊及出奮擊賊皆披靡佖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獲免十月晟出師蘄吐蕃摧沙堡拔之斬其堡使扈屈律悉蒙等自是結贊數遣使乞和十二月晟朝京師奏曰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又扶



成議請調軍食以給晟命將擊之上方馱兵疑將帥生事邀功會混  
卒張延賞秉政與晟有隙屢於上前問晟言不可久令典兵延賞欲  
用劉玄佐李抱真委以西北邊事俾立功以慰晟德宗竟納延賞之  
言罷晟兵柄三年三月冊拜晟為太尉中書令奉朝請而已其年閏  
五月渾瑊與尚結贊同盟於平涼果為蕃兵所劫瑊單馬僅免將吏  
皆陷六月罷河東節度使馬燧為司徒蓋中尚結贊之謀晟既罷兵  
權朝謁之外罕所過從有通王府長史丁瓊者亦為張延賞所排心  
懷怨望乃求見晟言事且曰太尉功業至大猶罷兵權自古功高無  
有保全者國家儻有變故瓊願備左右狡兔三穴蓋早圖之晟怒曰  
爾安得不祥之言遽執瓊以聞四年三月詔為晟立五廟以晟高祖  
芝贈隴州刺史曾祖嵩贈澤州刺史祖思恭贈幽州大都督廟成官  
給牲牢祭器牀帳禮官相儀以祔焉五年九月晟與侍中馬燧見於  
延英殿上嘉其勲力詔曰昔我列祖乘乾坤之濫滌掃隋李之荒  
御極作人父母則亦有能繼之上不三之臣左右參翊締

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义用端命于上帝付俾四方宇宙既  
清日月既貞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容列于斯閣懋昭績効式  
表儀形一以不忘于朝夕一以求垂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貞  
元已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宏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顯然肅然和  
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親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  
時並才為代生苟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不有在中宗則相  
彥範等著其輔戴之績在玄宗則劉幽求等申翼奉之勲在肅宗則  
郭子儀掃殄氛稜今則李晟等保寧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社訂  
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謂旌賢況念功紀德文祖所為也在  
予曷其敢忘有司宜敘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仍令皇太  
子書朕是命紀于壁焉庶播嘉庸式昭于下俾後來者尚揖清顏知  
元勲之不朽復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晟刻石於門左初晟在鳳  
翔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真忠臣也僕所  
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對曰此搢紳儒者之事非勲德所宜晟斂容



曰行軍失言傳稱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  
必有不可忍而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為者耶是非在人主  
所擇耳叔度慙而退故晟為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  
之節性沉默未嘗泄於所親臨下明察每理軍必曰某有勞某能其  
事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尤惡下為朋黨相構好善嫉惡出於天性  
嘗有恩者厚報之初譚元澄為嵐州刺史嘗有恩於晟後坐貶於岳  
州比晟貴上䟽理之詔贈元澄寧州刺史元澄三子晟撫待勤至皆  
為成就宦學人皆義之理家以嚴稱諸子姪非晨昏不得謁見言不  
及公事視王氏甥如已子嘗正歲崔氏女歸省未及階晟却之曰爾  
有家況姑在堂婦當奉酒醴供饋以待賓客遂不視而遣還家其達  
禮敦教如此貞元九年八月薨時年六十七上震悼出涕廢朝五日  
令百官就第臨弔命京兆尹李充監護喪事官給葬具賙賻加等比  
大斂上手書致意送柩前曰皇帝遣宮闈令第五守進致言於故太  
尉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之靈曰天祚我邦是生才傑稟陰陽之

粹氣實山岳之降靈弘濟患難保佑王室掃盪氛祲廓清上京忠誠  
感於人神功業施於社稷匡時定亂實賴元勳洎領上台克諧中外  
計設帝道叶符皇猷常竭嘉言以匡不造情所親重義無間然方期  
與國同休永茲邦翰比嬰疾恙雖歷旬時日異痊除重期相見彌予  
在位終致和平豈圖藥餌無微奄至薨逝喪我賢哲虧我股肱天不  
然遺痛惜何極嗚呼大厦方構旋失棟樑巨川未濟遂亡舟楫君臣  
之義追慟益深循省遺章倍增感切卿一門胤嗣朕必終始保持況  
原等弟兄承卿教訓朕之志義豈忘平生縱卿不言朕亦存信比者  
卿在之日却未見朕深心今卿與朕長乖方翼知朕誠志無以為念  
發言涕零是用躬述數行貴寫所懷得盡臨紙遣使不能飾詞魂而  
有知當體朕意冊贈太師諡曰忠武晟後城鹽池復鹽池上賜宰  
臣新鹽惻然思晟乃令致鹽於靈座又時遣中使至晟第存撫諸子  
教戒備至聞原等有一善上喜形於色終始無與晟比元和四年詔  
曰夫能定社稷濟生人存不朽之名垂可久之業者必報以殊常之



龍待以親比之恩與國無窮時惟茂典故奉天定難功臣太尉兼中書令上柱國西平郡王食實封一千五百戶贈太師李晟間代英賢自天忠義邁濟時之宏筭抱經武之長材貫以至誠協于一德嘗遭屯難之際實著戡定之功鯨鯢既殲宮廟斯復眷茲勳伐則旣褒崇永膺天步之夷載懷邦傑之力思加崇於往烈爰協比於後昆睦以宗親將子厚意其家宜令編附屬籍晟配饗德宗廟庭晟十五子侗侗偕無祿早世次愿聰惣孫憑怒憲惣懿聽甚慤聰惣官卑而卒而愿聰聰最知名

愿幼謙謹夙過晟立大勳諸子猶無官宰相奏陳德宗即日召愿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舊制勳至上柱國賜門戟即令賜愿乃與父並列槩戟於門九年丁父憂十一年服闋德宗召見愿等於延英憫然久之曰朕在宮中常念卿等追懷勳德何日忘之又聞卿等居喪得禮朕甚嘉之各賜衣一襲絹三千匹愿依前授太子賓客元祐弟同日拜官者九人尋轉左衛大將軍元和元年八月檢校禮

部尚書兼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等州節度使威令簡肅甚得綏懷之術客有亡馬者以狀告愿愿以狀榜於路懸金以購之不三日所亡馬繫之榜下仍置書一緘曰馬逸及群不時告罪當死敢以良馬一匹贖罪并亡馬謹納於路愿付客亡馬而縱其良馬境內嚴肅多如此類轉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到鎮以青鄆不恭奉命討伐屠城下邑捷奏屢聞無何有疾以其弟惣代為徐帥入為刑部尚書疾愈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然自是頗怠於為理無復素志聲色之外全不介懷長慶二年二月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先是張弘靖為汴帥以厚賞安士心及愿至帑藏已竭而愿恣其奢侈門內數百口仰給官司不恤軍政賞賚不及弘靖時而以威刑馭下又令妻弟竇綏將親兵綏亦驕傲贖貨以是群情聚怨是歲七月四日夜牙將李臣則薛志忠秦隣等三人宿直突入竇綏帳中斬綏首以徇愿聞有變與左右數人露髮而走登子城北樓懸縋而下水由窻而出比曉行十數里遇野人驅驢奪而乘之



得至鄭州愿妻竇氏死於亂兵之手子三人匿而獲免僕妾為軍士所俘城中大掠三日乃立其牙將李介為留後以邀旄鉞月餘方誅之愿坐貶隨州刺史朝廷念晟之勲終不加罪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長慶四年六月復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河中之政亦如岐梁加以愿結託權幸厚行賂遺賦入隨盡軍府蕭然賴遽疾終不爾蒲人必有更變寶應元年六月卒贈司徒

翹以父蔭起家授太常寺協律郎遷衛尉少卿翹早喪所出保養於晉國夫人王氏及卒晟以本非正室令服總號哭不忍晟感之因許服緘既練丁父憂翹與仲弟憲廬于墓側德宗不許詔令歸第居一宿徒跣復往上知不可奪遂許終制服闋授右庶子轉少府監左庶子出為坊晉二州刺史以理行殊異加金紫光祿大夫復為庶子累遷至太子詹事宮苑閑廐使翹有籌略善騎射元和十一年用兵討蔡州吳元濟七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敗又命表滋為帥滋亦無功翹抗表自陳願於軍前自効宰相李逢吉亦以翹才可用遂檢校

左散騎常侍兼鄧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隨唐鄧節度使兵士摧敗之餘氣勢傷沮翹揣知其情乃不肅軍陣不齊部伍或以不肅為言翹曰賊方安表尚書之寬易吾不欲使其改備乃給告三軍曰天子知翹柔而忍恥故令撫養爾輩戰者非吾事也軍衆信而樂之翹又散其優樂未嘗宴樂士卒傷痍者親自撫之賊以嘗敗高表二帥又以翹名位非所畏憚者不甚增其備翹沉勇長筭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勢出賊不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表請濟師詔河中鄜坊騎兵二千人益之由是完緝器械陰計戎事嘗獲賊將丁士良召入與語辭氣不撓翹異之因釋其縛置為捉生將士良感之乃曰賊將吳秀琳搃衆數千不可遽破者用陳光洽之謀也士良能擒光洽以降秀琳翹從之果擒光洽十二月吳秀琳以文成柵兵三千降翹乃徑徙之新興柵遂以秀琳之衆攻吳房縣收其外城初將攻吳房軍吏曰往亡日請避之翹曰賊以往亡為吾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勝捷而歸賊以驍騎五百追翹翹下馬據胡床令衆悉力赴戰射殺



賊將孫忠憲乃退或勸愬遂拔吳房愬曰取之則合勢而固其穴不  
如留之以分其力初吳秀琳之降愬單騎至柵下與之語親釋其縛  
署為衙將秀琳感恩期於効報謂愬曰若欲破賊須得李祐某無能  
為也祐者賊之騎將有膽略守與橋柵常侮易官軍去來不可備愬  
召其將史用誠誠之曰今祐以衆獲麥於張柴爾可以三百騎伏旁  
林中又使搖旆於前示將焚麥者祐素易我軍必輕而來逐爾以輕  
騎搏之必獲祐用誠等如其料果擒祐而還官軍常苦祐皆請殺之  
愬不聽解縛而客禮之愬乘間常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而語或至夜  
分忠義亦降將也本名憲愬致之軍中多諫愬愬益寵祐始募敢死  
者三十人以為突將愬自教習之愬將襲元濟會雨水自五月至七  
月不止溝塍潰溢不可出師軍吏咸以不殺祐為言簡翰日至且言  
得賊謀者具言其事愬無以止之乃持祐泣曰豈天意不欲平此賊  
何爾一身見奪於衆口愬又慮諸軍先以謗聞則不能全祐乃械送  
京師先表請釋且言必殺祐則無以成功者比祐至京詔釋以還愬

乃署為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略無猜間又改為六院兵  
馬使舊軍今有舍賊謀者屠其家朔除其令因使厚之謀反以情告  
愬愬益知賊中虛實陳許節度使李光顏勇冠諸軍賊悉以精卒抗  
光顏由是愬乘其無備十日將襲蔡州其月七日使判官鄭解告師  
期於表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為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帥  
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柵衆請所向愬曰  
東六十里止至賊境曰張柴砦盡殺其戍卒令軍士少息繕鞬勒甲  
習發弓弩復建旆而出是日陰晦雨雪大風裂旗旆馬慄而不能  
躍士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逕險夷張柴已東師  
人木皆踏其境皆謂投身不測初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  
必死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計中愬不聽促  
進軍皆謂必不生還然已從愬之令無敢為身計者愬道分五百  
人斷澗曲路橋其夜凍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斷朗山路自張柴  
行七十里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



維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坎墉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登其門留擊柝者黎明雪亦止愬入止元濟外宅蔡吏告元濟曰城已陷矣元濟曰是泚曲子弟歸求其衣耳俄聞愬軍號令曰上云常侍傳語乃曰何常侍得至於此遂率左右乘子城拒捍曰進誠以兵環而攻之愬計元濟猶望董重質來救乃令訪重質家空之使其家人持書召重質重質單騎而歸愬白衣泥首愬以客禮待之田進誠焚子城南門元濟城上請罪進誠涕而下之乃檻送京師其申光二州及諸鎮兵尚二萬餘人相次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其為元濟執事帳下廚既之間者皆復其職使之不疑乃屯兵鞠場以待裴度翌日度至愬具橐鞬候度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此夕不識上下等威之分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迎愬亦皆尊觀明日愬軍還於文成柵十一月詔以愬檢校尚書左僕射兼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隨唐復州均房等州觀察等使上封國封涼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

戶一千五百正負憲宗有意復隴右故地元和十三年五月授愬知隴右節度使仍詔路由闕下愬未發屬李師道再叛詔田弘正弟成宣武等軍討之乃移愬為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代其元愬昇第父換岐徐三鎮旬日間再踐父兄之任愬至徐方時方歲時奉旨重重質賤春州司戶愬上表請愬重質賜之堪於重質使即詔愬還送武寧軍愬乃署為牙將愬破賊金鄉凡十一戰擒賊將五十一人斬萬計淄青平將有事燕趙元和十五年九月以愬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濬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使仍賜與寧甲第十月王承宗卒魏博田弘正移任鎮州愬至濬州四月遷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使長慶元年幽鎮復亂愬之素服以令三軍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知聖化者由田公故也天子以其仁而愛人使理鎮冀且田公出於魏撫師七年一旦鎮人不道敢茲殘害以魏為無人也若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其何以報眾皆慟哭又以玉帶寶劍與牛元翼遣使謂之曰吾先人常以此劍立大勳吾又



以此劔平蔡寇今鎮人叛逆公以此翦之元翼承命感激乃以劔及帶令於軍中報之曰願以衆從竭其死力方有制置會疾作不能治軍人違紀律功遂無成朝廷以田布代之除太子少保歸東都是年十月卒於洛陽時年四十九穆宗聞之震悼贈賻加等贈太尉始晟剋復京城市不改肆及愬平淮蔡復踵其美父子仍建大勳雖昆仲皆領兵符而功業不侔於愬近代無以比倫加以行已有常儉不違禮弟兄席父勲寵率以僕馬第宅相矜唯愬六遷大鎮所處先人舊宅一院而已晚歲忽於取士辟請不得其人至使吏緣為奸軍政不肅物論稍減惜哉

聽七歲以蔭授太常寺協律郎常入公署吏胥小之不為致敬聽令鞭之見血父晟奇之後隨吐突承璀討王承宗為神策行營兵馬使時昭義盧從史持兩端無心討賊承璀用聽計擒從史以獻轉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出為安州刺史隨鄂岳觀察使柳公綽討吳元濟軍中動靜悉用聽謀軍聲遂振元和中討李師道聽為楚州刺史

統淮南之師郢人素易淮軍聽潛訓練出其不意趨海州據險要破沐陽兵降朐山戍懷仁東海兩城望風乞降山東平元和十四年五月以功授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節度使十五年六月改靈州大都督府長史靈鹽節度使境內有光祿渠廢塞歲又欲起屯田以代轉輸聽復開決舊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就加檢校工部尚書初聽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摠親軍不敢從及即位之始幽異不廷太原與二鎮接境方議步帥宰臣進擬上皆不允謂宰臣曰李聽為羽林將軍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長慶二年二月授檢校兵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裴度四年七月轉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大和二年討李同捷時魏博行營將于志沼潛結滄鎮擅迴戈攻其帥史憲誠詔聽帥師援之大破其叛卒志沼奔鎮州為王庭湊所殺聽遂凱旋以功封涼國公授一子五品官王廷湊再違朝旨詔聽以全師屯貝州

出山鎮州史憲誠懼聽見襲表甲郊迎候吏密白聽乃令兵士匣刃



家身休於野外魏人遂安後憲誠欲入觀竭其府庫魏人怒之殺憲  
或言其大將何進滔詔聽兼領魏博節度使將兵北渡魏人不  
納詰其城拒守乃屯兵館陶魏人遠襲聽不為備其軍大敗無復部  
伍盡夜奔走僅而獲免喪師過半輜車兵仗並皆委棄御史中丞溫  
中侍御史崔彞彈之曰臣聞賞罰不立無以示天下是非一貫  
憲建大中竊見義成軍節度使李聽昨者資其承藉委以統戎俾  
代憲誠付之雄鎮搃二萬虎貔之旅位極寵榮兼兩藩節制之權心  
無報効況陛下授以神筭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剋日先定而聽擁旌  
觀望按甲遷延熒惑人心逗撓軍政遂使憲誠陷於屠戮亂眾肆其  
奸兇失六郡於垂成固危巢於已覆委貝州而不守燒劫無遺望淺  
口而疾驅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吝苞羞蔑棄朝章有同兒戲魏州  
之亂職聽之由論其負恩萬死猶幸伏以封常清河南失律斬於關  
西尚書高唐鄧破傷授諸遐裔津結節制易定將戰而兵力不支表  
憲退留西川欲進而兇渠尚在或親當矢石或躬歷艱危勢屈賊鋒

竟申朝典未曾貸法必震皇威今李聽罪狀夙聞中外憤惋比之常  
清等輩萬萬過之若陛下猶示含弘不寘極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  
下寒心伏請付法上不之罪罷兵柄為太子少師聽頗賂遺權幸以  
為援居無何復檢校司徒起為邠寧節度使邠州衙廳相傳不利葺  
修以至隳壞聽曰帥臣鑿凶門而出豈有拘于巫祝而隳公署耶遂  
命葺之卒無變異大和六年轉武寧軍節度使時聽有蒼頭為徐州  
將不欲聽至聽先使親吏慰勞徐人為蒼頭所殺聽不敢進固以疾  
辭用為太子太保七年出守鳳翔時人榮之九年改陳許節度未至  
鎮復除太子太保分司開成元年出為河中尹河中晉慈隰節度使  
四年以疾求代除太子太保是歲十月卒時年六十一贈司徒聽十  
領節旌所不至者三鎮莅官苛細好將迎遺賂故急於聚斂窮極侈  
欲位至一品竟終牖下非西平之遺德焉能及此乎  
憲晟第五子晟十子憲朔最仁孝及長好儒術以禮法修整起家太  
原府參軍醴泉縣尉于頔鎮襄陽辟為從事時吳少誠據淮西獨憚



頓之威當時咸以憲謀畫致之元和八年田弘正以魏博奉朝旨辟  
憲為從事授衛州刺史遷絳州所至以理行稱入為宗正少卿遷光  
祿卿穆宗即位以太和公主降迴鶻命金吾大將軍胡証充送公主  
使命憲副之使還獻入蕃道里記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出  
為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大和二年轉嶺南節度使憲雖勲伐之家  
然累歷事任皆以吏能擢用所履官秩政績流聞性本明恕尤精律  
學屢詳決冤獄活無罪者數百人以能入官官無敗事士君子多之  
大和三年八月卒時年五十六憑累歷諸衛大將軍恕太子洗馬並  
以蔭授官累遷至少卿監憲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沉湎酒色恣為  
豪華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迴鶻錢壹萬餘貫不償為迴鶻所訴文  
宗怒貶憲為定州司法叅軍

王佖晟之甥雄武善騎射自晟河西河北出師佖無役不從朱泚之  
亂晟攻賊於光泰門賊鋒尚勁佖與兵馬使李演踰苑墻血戰敗賊  
前鋒諸軍方振論功為神策將吐蕃之寇涇原佖伏卒擊尚結贊幾

獲由是深為吐蕃所畏晟視佖恩寵與恩惠不殊給與過之晟既為  
張延賞媒孽罷兵權亦不用佖為將帥入為左衛上將軍元和中原  
愬兄弟在方鎮佖檢校工部尚書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節  
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於河壩先貯材木朔方節度使每遣人  
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至是蕃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  
後併役成橋仍築月城圍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邊上至今為恨  
長慶三年四月卒

史臣曰西平器偉材雄人望而畏出身事主落落有將帥之風見義  
能勇聽受不疑忠於事君長於應變誠一代之賢將也觀恒山之役  
立談釋二帥之憾涇師之亂號哭赴奉天之危可不為忠義乎對白  
華之進軍知平涼之必詐沮星變之議移渭橋之軍可不為應變乎  
解帶結孝忠之心請婚釋延賞之怨嫉惡有楚琳之請懲亂行希鑒  
之誅可不為明於決斷乎而德宗皇帝聽斷不明無人君之量俾功  
臣困讒慝之口奸人秉衡石之權丁瓊之言誠堪太息雖齷齪刻渭



橋之石區區賜煙閣之銘亦何心哉作善積慶諸子俱才元和平賊之功聽翹居其半父子昆弟皆以功名始終道家所忌之談李氏以善勝矣

替曰栢栢太師義勇天資運鍾禍亂力拯顛危翹事章武誅蔡平齊凌煙畫圖父子為宜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三